



姑蘇如蓮居士編次

第一回

龍門縣將星降世

唐天子夢獲青龍

詩曰

鳳舞麟生慶太平

唐王福澤最為深

治國魏徵賢宰相

靖邊薛禮小將軍

海邦歲歲奇珍獻

字內時時祥瑞生

英豪屢見功勳立

天賜忠良輔聖君

話說山西絳州府龍門縣該管地方有一座太平庄庄上有個村名曰薛家村村中有一富翁叫做薛恒家私巨萬所生二子大兒薛雄次兒薛英
絕交三十薛恒身故兒分了家私各在營業這二人各開典當良田于

欽富稱敵國人稱他爲員外薛雄妻子潘氏到三十五歲一夜夢見之星墜入懷中因此有孕至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名煥薛仁貴那仁貴從小並不開口說話介娘疑他是啞子甚不歡喜這話慢表再說太宗征北回來次日陞殿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徐茂公出班奏道臣故陛下臣昨夜三更時候仰觀星象見正東上一派紅光沖起少停又起一道黑光足有四五千里路遠突爲不祥臣思起來總得此番平靜只怕征東外國又有事發了太宗道先生見此異事朕也得一夢想來越發不祥茂公道陛下所夢何事太宗道朕所夢甚奇夢見朕獨自一人騎馬出營只見外邊世界甚好單不見自己營帳不想後邊來了一人紅盔紅甲青面獠牙手挑赤銅刀催開坐騎飛身趕來要殺寡人朕叫救不應只得加鞭逃命那曉山路崎嶇不好行走他追到一派大海只見波浪滔天沒有旱路那時朕心慌慌縱下海灘四蹄陷在沙泥只叫救駕忽後面又來了一人頭戴粉白單帽身穿白綾戰襖坐下白馬手執方天畫戟叫道陛下不必驚慌我來救駕了追得過來與這青面漢鬪不上四五合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朕起來朕心歡悅就問他姓名要他隨駕回營加封厚爵他說臣家有事不敢就來隨駕改日還來保駕臣要去了朕連忙扯住說快留個姓名家住何處好改日差使臣來召到京師封官受爵他說有四句詩在此就知臣名姓朕便問什麼詩他詩曰

家住遙遙一點紅

飄飄四下影無踪

三歲孩童千兩價

保王跨海去征東

說完只見海內透起一個青龍頭來張開龍口這個穿白的連人帶馬望龍嘴內跳了下去就不見了脫大稱奇異哈哈笑醒都是一夢未知吉凶何如茂公道原來如此據臣看來這一道紅光乃是殺氣必有一番血戰之災只怕不出一二年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東方作亂這個人一作亂了

當不得了我這班老幼大將擒他不住故爾有這殺氣冲山乃報信
於我所幸有這應夢賢人若尋得夢內穿白小將來就擒面像牙之
人了大宗道先生耶夢內人有影無形何處尋他茂公道陛下有夢必有
應驗臣詳這四句詳各姓鄉地多是有的太宗道先生詳一詳看他姓甚
名誰往居那裡茂公道他說家住遙一點紅那太陽沉西只算一點紅
了必住在山西他縱下就口去了必是龍門縣山西絳州府有一個龍門
縣若去尋他必在那裡飄四下影無踪及寒天降雪四下裡飄落下
沒有踪跡的其人姓薛三歲孩童于兩價那三歲孩子值了千兩價錢豈
不是仁貴了仁貴二字是他名字了其人必叫薛仁貴保陛下跨海征東
東首多是個海若去征東必要過海的所以這應夢賢臣說保了陛下跨
海去平復東遼太宗道先生這應夢聖臣不知在龍門縣那一方茂公道
要尋他亦無難那薛仁貴必是英雄之人陛下可命一能人到山西絳州

龍門縣招兵買馬要收能將十萬他們必來投軍若有薛仁貴二字送到
來京加封他官級太宗道先生所言有理眾位王兄那個領朕旨意到絳
州龍門縣招兵只見班內閃出一人俯伏說道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
總管七十二路大先鋒張士貴願領陛下旨意到龍門縣去招兵太宗道
卿此去倘有薛仁貴速寫本章送到京城其功不小張士貴道陛下臣想
薛仁貴三字有影無形不可深信應夢賢臣或者是臣的狗塔何宗憲太
宗道何以見得士貴道陛下臣想應夢賢臣與狗塔一般他最喜穿白慣
用方天戟力大無窮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他若去征東也平復得來太
宗道如此卿門塔在何處士貴道陛下臣狗塔現在前營太宗道傳朕旨
意宣進來張士貴領旨宣何宗憲入殿俯伏塵埃道陛下在上臣何宗憲
朝見原來何宗憲面貌却與薛仁貴一樣太宗把宗憲一看晚若應夢賢
臣一般對茂公看看茂公道陛下非也他是何宗憲陛下夢見是薛仁貴

到絳州龍門縣自然還陛下一個薛仁貴太宗道張愛卿那應夢賢臣非
像你門婿你且往龍門縣去招兵士貴不敢再說口稱傾旨同何宗憲退
出吩咐公子帶領家將往山西去看官你道這張士貴是何人就是當年
雞冠劉武周守介休的叫做張環字士貴與尉遲恭一齊投唐其人才惡
多端奸雄不過生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名志龍次兒名志虎三兒
名志彪四兒名志豹多是能征慣戰長女配與何宗憲也有一身武藝次
女送與李道宗爲妃當時志龍對父親道皇上得此夢內賢臣與我妹丈
一般此去山西招兵無有薛仁貴此限功勞是我妹夫的若招兵果有此
人我等功勞休矣士貴道我兒你道我領旨去招兵是什麼意思皆因夢
中賢臣與你妹丈相同欲圖此功勞所以領旨前去若有薛仁貴只消將
他埋滅死了報本入京只說沒有此人穿口袍者必是臣婿皇上見沒有
薛仁貴自然加張門厚爵豈不爲美志龍道父親所言有理遂前去招兵

我且慢表再說太宗當日在朝吩咐秦瓊往北三軍大排筵
宴賞賜功臣眾臣飲完御宴駕退回宮羣臣散班過了七八天一日程咬
金同史大奈出朝行到史府門首史大奈就請咬金入府到書房坐下家
將擺上酒餚二人吃了數杯說些閒話忽聽有人喊叫程老頭兒你敢在
寡人駕前吃酒麼咬金嚇了一驚抬頭一看見對面一座樓上靠着一
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張鍋底黑毛臉這個面孔左邊凸了出來右邊凹了
進去連嘴多是歪的潤面鬚濃眉怪眼頭髮散亂身穿紅衫靠在窗盤
提了二扇樓窗要打下來咬金忙立起身道兄弟這是甚麼人如此無禮
史大奈向樓上大喝道你休要相亂程伯父在此飲酒還不退去那個人
不像個人就跑進去了程咬金道兄弟到底這是什麼人大奈道程哥也
不要說起只因家內不祥生出這樣怪物程咬金道方纔你稱我程伯父
可是令郎麼大奈道是小女程咬金道咄問醜陋堂容也多不曾見這樣

個人地獄底的惡鬼一般怎說是你令愛大奈道富真是小女兼又犯了瘋顛之症終須在家炒關程咬金道何不把他嫁了出去大奈道這樣鬼怪那有人家娶他小弟只願求他早死就是咬金道兄弟不必耽憂待弟與你令愛作伐拔一門親罷史大奈道哥也又來取笑了小戶人家怕沒有門當對那個要這樣怪物咬金道不是小戶人家乃是大富大貴的廢襲公子大奈笑道若說富貴廢襲爵王一發不少個千金小姐美貌福釵咬金道你不要管在我身上還有職分的女婿便了大奈道當真麼咬金道自然是直明白來回音今告辭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小羅通匹醜醜婦

不齊國差使進貢

當下程咬金別了史大奈來到午門下馬走到金蓋俯伏奏道臣有事冒奏天罪該萬死太宗道王兒你有可事咬金道臣昨日到羅府中弟好

夫人悲淚付臣說道先夫羅成在日也曾立過功勞一旦爲國捐軀只傳一脈年終十七因朝廷被困北番我兒要救父王奪帥印征北番救龍駕逼死屠爐公主觸怒聖心把孩兒削除官爵不容取妻豈不絕了安門之後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望伯父在聖駕前保奏容我孩兒娶妻以接後嗣報恩不盡爲此臣前來冒奏可恨羅通把一個絕色公主逼死臣想不如配一個醜陋女子今訪得史大奈有位令愛生得妖怪更犯瘋顛該是姻緣未知陛下如何太宗准奏咬金大喜謝恩退出午門又到安府轉說一番竇夫人喜道煩伯伯與我孩兒作伐咬金道這個自然就在史府說親史家要出脫這個厭物自然許允到吉日安家鼓樂喧天行史家迎親史家這位姑娘到也希奇這日就不癡了喜婿與他梳頭改換衣服安家娶到家中送入洞房不必細講這位姑娘形狀多變了臉土反白面也端正與安通最和睦孝順婆人十二朝過門後權掌家事無不賢能各

府公爺無不稱奇也。算門有幸，陛下不表再說。太宗駕坐金盞，正與諸臣講論政事，忽有黃門官來奏說：午門外有不齊國使臣來進貢寶物。太宗大喜道：「既然不齊國使臣來進貢寶物，你官進來黃門官領旨，宣使臣上殿。俯伏朝見，說小邦使臣官王彪見駕，願聖主萬壽無疆。太宗望下，一看見使臣用一塊紗帕遮面，不知什麼緣故。因問道：「你那王彪送什麼寶物與寡人？」王彪道：「臣奉狼主旨意，說小國無甚寶物，惟有赤金嵌寶冠一頂，白玉帶一圍，絳黃蟒袍一領，特來獻上。」太宗道：「如今這三件寶物在那裡？」王彪道：「阿呀！萬分介臣該萬死。」臣領狼主三件寶物放在車上，行從高麗國經過，遇高建莊王駕下大元帥蓋蘇文，攔住去路，劫去三件寶物，把推車小將殺死。臣再三跪求饒我一命，還說萬些許多不該，臣不敢奏。太宗大怒道：「有這等事，你細細奏來。」王彪道：「萬分介那蓋蘇文說道：『原花，世界正要與兵過海奪他天下，全於我何況留他這三件寶物？今密信與你去說，就把臣筆住刺幾行字在面上。』」臣故把紗帕遮面。太宗道：「你快把紗帕拿去，走上來待朕看看。」王彪就走到龍案前，把面上的紗帕拿去，太宗

踏起身一看，只見他面上刺着數行字道：

面刺海東不齊國

高麗大將蓋蘇文

把總催兵都元帥

先鋒掛印獨稱雄

幾欲與兵離大海

三番舉義到長安

今年若不來進貢

明年八月就與兵

生擒敬德秦叔寶

活捉長安大將軍

戰書寄到南朝去

傳與我兒李世民

太宗看了這十二句言語，猶可看到末句，傳與我兒李世民不覺大怒，大叫阿呀！罷了罷了！這一聲喊，嚇得文武官魂不附體。徐茂公上前問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麼？」陛下如此大怒，太宗道：「先生，你去看。」就知明白。茂公走過去看了一遍，說道：「陛下如何夢內之事不可不信。東遼此人作亂，非同小可，不比日北之易。請陛下寬心待張士貴，收了應夢賢臣起兵討。」

海征服他就是了太宗就令內侍把金銀賞賜至彪遣他并國王彪叩頭謝恩退出午門回不吝國去太宗道徐先生此去征東必要應募資臣辭的方可平復糜茂公道這個自然棄遠不比北番利害不過多有吹毛而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勇必要薛仁貴方破得這班妖兵怪將若我邦這班老幼兄弟動也動不得太宗道如此說起來就有薛仁貴必要個元帥領兵的寡人看秦王兒年高老邁那裡掌得這個兵權遠好不泉勇只恐去不得必要個能幹些繼好爲元帥去得秦王兒也可脫了一生的勞碌安享在家豈不爲美叔寶聞言假粧不聽見尉遲恭與程咬金從不曾爲元帥所得乃些說了這話大家跳出英雄來尉遲恭摸胸鬚程咬金使脚弄手太公道朕看來到是尉遲王兒能幹些可以掌得兵權尉遲恭連忙跪下道臣去得謝我王萬分萬歲程咬金見尉遲恭謝恩也要跪下去奪這個元帥叔寶見了連忙說住了上前叫聲陛下臣老邁無能掌

不得兵權爲什麼遲老將軍就掌得兵權他與臣年紀彷彿昔自與臣交戰到百餘合已後二鞭換兩鎗陛下親見他大敗而走看起來臣的本事還高他怎麼今日就不及他豈不被眾文武耻笑道老臣無能怕去了狠陛下還要寬容程咬金道當真我們秦哥還狠元帥積想是秦家的我老程強似你萬倍尙不敢奪他你這黑炭團還思想要奪起帥印來未知太宗此時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舉金獅叔寶傷力 見白虎仁貴領家

當下太宗道程王兒不必多言那秦王兒年高尉遲王兒本事狠些所以可掌兵叔寶道陛下莫道老臣無能臣年紀雖有七十壯年本事不但還在更狠得多征東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尉遲將軍那裡曉得爲元帥的法度長蛇陣怎麼罷二龍陣怎麼破敬德莫道老干某雖非人

才出眾就是爲帥之道也畧曉一二讓了我罷叔室道老將軍要俺帥印
不駕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太宗道二位王兄休得相爭如今可把午
門外金獅抬進來放在堦前能舉得者爲帥原來這金獅子是鐵打成的
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觔重叔室道尉遲將軍你本事若高能
舉起金獅子在殿前繞三回去九轉麼尉遲恭道還是你先擊我先擊叔
室道說讓你先擊敬德把袍袖一轉走將過來左手扶腰右手擊住獅子
腳掙一掙動也動不得一動怎樣九轉三回起來只得双手把獅子抱起
緩七把腳鬆一鬆跨得一步滿面遭紅勉強在殿上繞得一圈腳要較倒
來了只得放下金獅子說某家來不得金獅子重得狠只怕老子拿不
起叔寶冷笑叫聲陛下如何眼見尉遲將軍無能了秦瓊年純雖多今日
駕的走個繞一回九轉與陛下看七遂把袍袖一拂也是這樣拿法動也
不動連自己也不信起來說什麼東西我少年氣力那裡去了執恐出醜

只得用尽平身之力拿了起來要走三回那裡走得動眼睛火星真冒頭
圓滾七脚步鬆了一步眼精烏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湧上來忍不住張開
口鮮血一噴仰面一交跌倒在地嗚呼哀哉要曉得叔室平日名聞天下
多是空虛此英雄血也忍得多傷也傷得多昔日正在壯年忍得住如
今有年紀了甲病復發血多噴完了暈倒在地嚇得天子魂飛海外親出
就位道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罷了何苦如此快與朕喚醒來眾公介上前
扶定尉遲恭看叔室眼珠多泛白了說我與你作要何苦把性命丟去咬
金道都是你不是曉得秦哥年近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與我叫醒來若
有三長兩短你這黑炭團要碎剛下來的秦懷玉看見老子鬪力噴血死
的跑將過來望尉遲恭夾胸前只一掌他不提防一個鶴子翻身跌在一
邊敬德扒起身來道与我什么相于咬金道不是你到是我不成姪兒再
打怀玉又一拳打去破德把左手接住他的拳頭將右手一扯怀玉反跌

倒在地扒起身來還要相打太宗大声喝住說不許動手快叫醒秦王兄
要緊二人任手太宗叫秦王兄醒來大家連叫救聲秦瓊悠悠醒轉說呵
呀哭了我真癡人也太宗道好了尉遲恭上前道老干些某家多也有罪
了叔宝道老將軍說那理話你本事果然高強正該與國家出力我無用
了眼中流淚叫聲陛下臣爲主金獅遺想掌兵杖征高麗如今四肢無力
在陽間不多幾天了萬歲普金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畧好些方同去征
東就是不能去還有言語可囑咐老將軍托他帥印前去征東若陛下
日拋撇了臣竟去征東臣情願死在金階再不回衙了太宗道這個自然
帥印還在王兄處如今王兄放心回衙保重為主叔宝道既如此想臣不
辭駕了我兒扶我回去懷王答應一聲就把叔宝扶回衙去茂公道陛下
同庫空虛速命大臣征各省催糧又要能幹公介到山東登州府督造戰
艦一千五百号限一年要成功好跨海征東這兩件事務遲延不得

就命程咬金領名省催糧王君可督造戰艦二位公介領旨分路而去不
表再講薛仁貴到十五些尚不開口說話一日睡在書房中見一白虎揭
開帳子撲身進來仁貴嚇得魂飛天外喊聲不好了總得開口明日是介
娘五十三壽誕仁貴出來拜壽就說爹娘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薛英夫婦
見他說話十分欢喜不曉得羅成白虎星透了薛仁貴所以就開口不上
凡天薛英夫婦双双病死只叫做白虎當頭坐無災必有禍真白虎開了
口無有不死仁貴把家私執掌日夜習學武藝開弓跑馬師傅請了凡位
在家習學六韜三畧又遭兩場禍患把臣万家私田園屋宇弄得乾乾淨
淨他學得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箭射白步穿場日日與朋友跑馬射箭
家私費盡吃又吃得一天要吃三斗五升米又不做生意那裡來得吃賣
家財貨物不穀教日吃得乾淨那棧房賣了無處棲身只得任在山脚
下破窩裡如叫化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無綿衣床帳好不苦楚餓了

多少天那理餓得過勿想起伯父家中十分豪富兩三年從不去攬擾他今日不免走一遭遂出密門走到伯父門首有幾個庄客見是薛禮故意喝道我這埋飯吃過了別處去吃罷仁貴大怒道你們這般狗頭眼珠多是瞎的公子你怎麼認做叫化的我是你王人的姪兒快報進去那些庄漢不休不采仁貴道你不進去通報待我自進去稟知伯父少不得死治你們遂自去到裡邊見薛雄坐在听上仁貴上前叫声伯父姪兒拜見薛雄一見火星直冒說你是什麼人叫我伯父仁貴道姪兒就是薛禮薛雄道這畜生虧你敢來見我我想你父母把巨万家私交與你指望與祖上爭氣不想你這畜生把家私費盡還有面目來見我你今日到我這裡做什麼仁貴道姪兒因家內缺少飯米要與伯父借一二斗米充飢薛雄道畜生你平日不爭生業要學弓馬今日飢了為何不到弓馬上去尋來吃仁貴道伯父你不要把武藝看輕了自古公侯將帥皆是布衣出身今姪

兜武藝精熟暫時落薄異曰公侯將帥是穩穩有的伯父不可貌看薛雄听了又氣又惱說道青天白日你不要在此做夢我想你這樣還要死在路旁怎麼敢說這話話你今不要認我是你伯父我也不認你是我姪兒就叫庄漢們與我趕出去仁貴心中大怒道罷了罷了我窮有二三年從不來這裡攬擾何苦今日走來註他羞辱憤而去在路上喚道咳白家骨肉尚如此怪不得這些庄漢如今回轉破窰也是無益肚中又餓得混吃又沒得吃難在陽間為人一頭走一頭想來到山脚下見一株大樹仁貴大哭道這是我葬身之地了就把一條索繫在樹上吊起來未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大王生仁貴落薄

憐勇士金花贈衣

那薛仁貴吊在樹上命不該死來了一個救星名叫王茂生他是小戶貧

民挑擔爲生偶然經過抬頭一看吊起一人嚇了一驚仔細一認得是薛仁貴就把擔歇下抱過一塊石頭丟在下面將身立在上面伸手往他心內一摸見有一點熱氣就雙手抱起要等個人來解開索結誰想沒有人來不多一回那邊來了一個賣花漢仔綱一看原來是自家的妻子毛氏茂生大喜忙叫娘子快走一步救了一條性命也是陰德那毛氏忙走上前把箱子放下踏上右頭雙手把索結解開茂生拖下來放年地上薛禮悠上蘇醒把眼張開說那個恩人在此救我王茂生說好了扶起仁貴說卑人王茂生同妻毛氏做生意回來因見大言人吊在樹上夫婦二人放下來仁貴道如此說二位是我大恩人了請受我一拜王茂生道我夫妻常不起請問大官人為什麼緣此短見仁貴道恩人我恨自己命運不好今日到伯父家中借貸被他凌賤小子想來室無好處所以要死茂生道原來如此你伯父如此勢利看他富了凡時如今薛官人且同我到

舍下去坐坐我看你斗米便了仁貴領謝茂生挑了擔子與薛禮先走毛氏背箱子在後而來到了門首把門開了二人進到裡邊毛氏進入裡面烹茶出來茂生道請問大官人我聞令尊亡後有巨万家私怎麼弄得如此仁貴道恩人不要說起因自己志短昔年台同了朋友李起弓馬武藝故把萬貫家財出脫了茂生道這也正經不爲志短未知武藝可精么仁貴道我弓馬武藝件件皆精但如今英雄無用武之地救濟不來茂生道大官人自古道學成文武藝近與我王家既有一身武藝後來必有好處就走入裡面分付毛氏準備酒飯那毛氏在裡面方纔說話句句听得就叫官人妾身看那薛官人面上甚現甚現後來必作公侯我們須要週濟必然要與他結拜做兄弟使後來做官不忘我恩德我們就可靠他过日子茂生道娘子之言有理便走出來說道薛官人我欲與你結拜生死之交未知意下如何仁貴聞言大喜道小子感承恩人照看無恩可報又

這等見愛結拜為兄弟敢不從命茂生听了就在關夫子面前點起香燭
斟了一杯酒二人拜跪在地茂生道神明在上弟子王茂生今年二十九
年九月十六日五時生路遇薛仁貴結為兄弟若有半點異心不得好死
仁貴道神明在上弟子薛仁貴行年二十一歲八月十五寅七時生今與
王茂生結為手足若有異心欺兄忘嫂天雷打死万弩穿身二人立了重
誓就是弟兄相稱仁貴又拜見嫂嫂不多時毛氏把四樣餚饌拿出來擺
在棹上茂生薛仁貴坐下飲酒喫了數盃大家用飯茂生道娘子如今是
自家人你不妨不同吃罷那毛氏到也老實經坐得下來仁貴吃了七八
碗了要曉得七几天沒有飯下口喫如今一見飯沒有碗數的吃一盤飯
有四五升米在裡頭茂生喫得一碗見他添得凶了到讓他的喫毛氏坐下
來飯也不會吃那一盤飯已吃完了茂生大悅道好兄弟喫得必是回家
良將娘子快去燒起來仁貴住道不必了休教了他心中暗想我若再

吃恐怕嚇死他了今回家少不得贈我一斗米回密中再吃罷就說道哥
哥嫂請上兄弟拜謝茂生道兄弟又來了自家人不必言謝還有一斗
二升米在此你拿去罷若缺少什麼東西只消走來便了仁貴稱謝拿了
米回到密中這日就吃了一斗米只剩得二升到明日就到茂生家來茂
生道兄弟為什麼絕早到來仁貴道特來謝哥哥嫂茂生道如今是自家
兄弟謝什麼還有多少米在家仁貴道昨日吃了一斗只有二升在家了
王茂生心中暗想他昨日在此吃了五升米去回家又吃了一斗這樣吃
法叫我那裡來得今日此來決定又要米了毛氏見丈夫沉吟不語便叫
道官人妾身還積下一斗米在此贈與叔叔罷茂生道甚妙毛氏將米取
出茂生付與仁貴接了謝去自此茂生常七週恤仁貴把仁下錢銀多用
去了又不好回絕他再過九日連本錢亦破仁貴吃得乾乾淨淨那仁貴
又不識時務日日要米茂生心中納悶毛氏沒奈何把衣服拿去當些良

錢來買米與他不上七八天當衣又當盡了弄得茂生走頭無路日日在外打听有什么生活計這一日忽訪得一頭門路忙走回來恰好仁貴又來要米茂生道兄弟我為你訪得一個生活路你肯去么仁貴道什么生活路茂生道你口吃斗米我夾養你不起你若肯去做生活就有飯吃了仁貴道做什么生活茂生道兄弟離此三十里柳家庄柳員外家私巨万造一所大所房用一万銀包工缺少凡各小工你肯去做么仁貴道我不是匠人焉能造屋茂生道造屋自有匠頭小工不過拾木頭搬磚石之類而已仁貴道這個容易可有飯吃麼茂生道不但有飯還有工錢仁貴道要什么工錢有飯吃飽就好茂生听了就領仁貴前行王庄走到柳家村果見有數百人在那裡忙忙碌碌茂生就上前對木匠作頭說道周師付我有個兄弟薛仁貴要幫老師付做小工可用得着么周匠頭道我這怕好我這裡正缺小工就在此便了茂生說兄弟你就在此相幫我

了不常來望你的就辭回去仁貴見眾人拿出飯來把長板鋪下一二百人齊來四個合一籃飯四碗豆付一碗湯這仁貴就坐在匠頭傍看他的吃法一碗只划得兩口這些人纔吃得半碗他到吃了十來碗了匠頭看見心內着忙說怎麼樣別人難道沒有喉飢的麼下面這些人大家停了一飯碗多仰着頭看他吃這薛禮吃飯沒有碗數吃出了神只顧添飯完了一籃又拿下面一籃來吃足足吃了四籃飯方停了碗匠頭暗想這個人用不着的待茂生來辭他去罷大家吃了飯各散開去做生活仁貴便問師付我做什麼生活匠頭道可在河邊相幫眾人扛起重木料來仁貴答應忙到河邊見二三十人在水中擊索子背的背挑的挑乃是木柱正樑的木料許多人扯一根扯他不起仁貴見了大笑道你們這般沒用之輩一根木頭就用一人拿就是了何用許多人去扯一根眾人道你這個人想是瘋顛了難道一人能拿得一根木頭仁貴道待我拿與你們看看說

罷就下水來，雙子把這木頭拿起來，放在肩上，又拿一根挾在左腋下。那右腋下也挾了一根，走上岸來，拖了就走。眾人把舌頭亂伸，說好氣力。我們許多人拿一根，尙然弄不起。這個人一人拿三根，到拿了就走。這些木料，讓他一個拿罷。我們自去做別件罷。那仁貴三根一拿，不上二三個時辰，二百根木頭多拿完了。匠頭暗想：這也还好，吃得一二十人的飯，抵得三四十人生活，就吃四五盤飯也清願的。自此之後，凡粗重之物，皆是仁貴去拿。光陰迅速，到了十二月下旬，天氣大冷，又兼歲暮，大家要回去。過年，周匠頭就對員外道：如此寒天，大凍，况又些畢，我們回去。過年開春，來造罷。柳員外道：如此也好，但這些木料在此，必要留一人在此看守，不然被人偷去，要你賠的。匠頭道：這個自然，靠棗樓牆邊搭一草廠，放些木料，留人看守。員外道：也使得。匠頭走出來，迎你們那一個肯在此看守木料？薛仁貴應道：師付我情願在此看守。大叫匠頭暗想：這人在此叫我

薛仁貴在在道裡方谷地吃得來，正在躊躇，忽見柳員外踱出來，匠頭便叫聲員外，我留薛在此看守木料，未知員外可肯與他吃麼？員外道：一個如何妨你自回去待他？這裡吃罷了，眾人各回來去不表。單講薛祚走進柳家廚房，只見十來個家人，婦女料理早飯。仁貴進來，個七拜揖，家人道：你可是周師付留你在此看守木料的？薛仁貴道：是家人道：既如此，就在這裡吃飯罷。仁貴遂同眾人坐在堂前用飯。他就亂吃，但這些家人是富足之家，不知不覺的止，不過說他飲量好，及吃過了，眾家人道：你這樣吃得必然力大，要幫我們做生活。仁貴道：這個容易。自此仁貴與他挑水淘米洗菜，燒火夜間在首廠內看木料。那員外生有一男一女，男名柳大洪，年方二十六歲，女名柳金花，年方二十，生得相貌端莊，形容一窈，那柳大洪在龍門縣回來，忽見薛祚在廠內，心中暗想：這樣其冷，虧這個

叫薛禮拿去穿罷仁貴歡喜叫声多謝過了新年田氏與金花姑嫂二人見員外不在家出來看七新造房屋走到牆門田氏道姑嫂這坐牆門造得好算這師付有手段金花道是嫂也如今要這大堂樓了三人看了三回就要進去忽見廠內一道白光冲出呼也一声風响見一隻白虎跳出望着金花小姐向前撲來田氏大驚忙拖姑嫂望牆門一跑回頭看也却不見那白虎田氏心中稍定呼告姑嫂這也奇了方纔明也見一隻白虎撲在姑娘面前如何就不見了金花赫得滿面通紅說嫂也這也奇怪不知是禍是福田氏道那白虎在廠內跳出來的難道看木料的薛禮不在裡面麼我們再走過去看看也姑嫂二人來到廠內見薛禮在裡面靜無動靜小姐心中暗想這人雖然落薄他面上官是現路從來不是公候定是王爺可憐他衣服不週凍得在那裡發抖田氏道姑嫂進去罷金花遂同嫂也各歸內房平議金花心裡有些疑惑我想這白虎跳出來若

是真的把我扒去吃了爲什麼忽去跳出去不見諒來不真的况在廠內跳出又見看木料的人面上白光現也莫非這人兩公侯之吟與我有什麼姻緣所以這白虎撲在我身上來心中悶也

不樂是晚風雪甚大想起廠內之人難道不冷又得我去看也丟一件衣服與他也是一點恩德等到三更了環皆睡小姐把燈拿在手中往外邊輕也開門走過大堂到了書房上了小樓開樓窺望下一看原來這草廠連着樓窺披在裡面的所以小姐看見仁貴睡在下邊若是丟衣服正貼在他身上小姐看罷回身便走要去拿衣服走到大堂忽一陣大風將燈吹滅黑暗也摸到自己房中把箱開了蓋拿一件衣服又摸到書房樓上向窺下一丟開了窺摸進房去睡了到了明日仁貴走起來見地下一件大紅緊身拾起來說那裡的這又奇了莫非皇天所賜待我拜謝天地穿了他罷這件大紅緊身穿在內面洋皮襖子穿在外面連柳金花小姐也不知是大紅緊身未

知後來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老員外忿恨害女

柳大洪設計救妹

又到明日天公降雪足有三尺厚那柳剛老員外要出外去見門前雪積滿地員外叫薛礼把這雪掃除仁貴答應拿掃帚來掃雪員外竟過護坐橋去了這薛礼圍上掃掃一楊的雪却掃了一轉身上掛得緊脫去羊皮襖露出大紅緊身在這裡掃那員外回來忽見薛礼這件紅衣不覺大怒口雖不言心內暗想我那年在遼東爲商見二疋大紅綾子乃是外國宝物穿在身上不用綿絮煖熱不過被我用銀子買來做兩件緊身我媳婦一件我女兒一件除了這二件再也沒有的這薛礼如此貧窮那裡有這一件分明是我家之物若是偷的決不如如此膽士穿在身上必是我家中不正敗壞門庭不知媳婦不正是女兒不正待我去查取紅衣就知明

白了遂進入中堂坐下喚過了故名家人說與我取繩索一條剛刀一把毒藥一服立刻拿來赫得眾家人不知何故又不敢問一面預備一面報知院君那院君一聞此言大驚同兒子柳大洪走出來看見員外大怒院君問道員外今日爲何發怒員外道嗟你不要問少停就知明白遂叫四名了環你在大娘小姐房內取大紅緊身出來我看看那四名了環領命各自進房去說大娘聞言取了紅衣走出來叫公公媳婦紅衣在此未知公公要何用員外道既然在此你拿進去不必出來田氏奉命遂退入房再說小姐在樓上忽見了環上樓叫声小姐員外要看紅衣得小姐快快拿出去員外所在所上立等金花聞言心中一跳連忙開箱一看不見了紅衣魂不附休那一夜吹滅了燈不知那一隻箱中隨手取了一件丟下去想是這件紅衣了必去被薛礼穿在身上被我爹上看見所以查取如今活不成了箱子內盡翻到了並沒在紅衣又見兩個了環來催取說員外

在廝上大怒說若再遲延要處死小姐金花嚇得魂不附体不敢下樓外
邊買外等了一可不見紅衣吉怒如雷說罷了罷了家門不幸院君道女
兒自去拿出來爲什麼這樣性急員外罵道老不賢你那裡知道有其母
必生其女敗壞門戶把紅衣爲了衣記贈與情人了院君大驚走到樓上
叫吉女兒紅衣可在快拿與我你爹也在外立等要看金花道阿呀母親
阿要救也女兒性命眼中流淚跪倒在地院君連忙我起說女兒怎麼說
金花道阿呀母親阿因前日與嫂也出外觀看新造牆門看見厥囚一人
身上單衣凍倒在地女兒起了惻隱之心卽晚夜來意欲把一件衣服與
他誰想吹滅了燈暗中箱內摸着一件衣服丟下樓去女兒該死錯拿了
大紅緊身與他爹是爹也看見故來查取母親阿女兒並死邪路豈母親
救了女兒性命院君聞言大驚道女兒你既發善心與他衣服也該通知
我爹是如今爹也大怒我也難爲你作主目在樓上躲一躲外邊員外連
差教次叫喚不見回音奴嘗直冲道嗟小賤人總不見來難道罷了不成
立起身往內就走柳大洪忙扯住道爹不須性急妹子同母親自然出
來員外道這畜生你敢攔阻我麼就脫了衣就趕上樓來大喝道小賤人
在那裡快些與我下樓去問你金花嚇得面如土色只得躲在院君背後
索落也叫個不住院君道員外息怒待妾身說明不要驚壞了女兒就把
女兒方纔所言說了一遍員外道一件大紅緊身有什麼拿差分明有了
私心贈他表記罷了罷了留這賤人何用你這老不賢還要攔住走一步
把院君右膊上只一扯一板哄亂一交金花要走也来不及被員外望頭
上一槓把那花朵首飾盡行打落遂扯住頭髮攔腰一把拿了就走院君
隨後跟下樓來員外把金花拖到听上一脚踏定堅面巴掌就打說小賤
人做得好事你看中了薛礼把紅緊身做表記敗壞門戶我不打死你誓
不姓柳拳頭脚尖乱打打得金花滿身疼痛叫声爹也可憐女兒冤屈饒

可孩兒罷院君再三哀告道員外女兒實無此事若打壞他倘有差錯後來反悔員外道嗟這小賤人容他不得去死了到也乾淨今這裡一把刀一條索一服藥憑你自願那一件若不肯認我就打死你柳大洪叫爹不要執一見妹了不是這樣人可看孩兒之面饒了他罷員外道甯生你不必多言小賤人快些認來金花跪下道爹饒了女兒死情願招來田氏大娘跪下道公公可看媳婦之面饒了姑娘罷諒姑娘年輕膽小決不做這事況薛礼無家無室在此看料三不像鬼七不像人止不过念他寒冷姑娘心慈拿錯衣服是有的难道當真看中了叫化子不成公公还三思員外喝道你曉得什麼还不人去院君道員外我和你只生男女二人沉金花實無此事要屈死他可念妾身饒他一死員外那理肯聽金花哭倒在地大家勸解不聽忽有小厮在傍邊看了一回往外边對薛礼說道你這賊這件紅衣是我家小姐之物被你偷來穿在身上如今員外查究紅衣害我家小姐打死在所上了你這條性命少不得也要處死的薛礼听了大驚又听裡面哭声大振忙把掃帚丟下同前走了裡面員外正逼小姐尋死忽門公進來道西村李員外有急事相商要見員外道老不貨你把這賤人帶在廚房待我走出去商量正事再來處死他若放走了少不得拿一個來代死說罷就走出去院君扶了金花哭進廚房柳大洪同田氏亦進來金花哭道母親阿爹也如今不在眼前快救女兒性命院君思想無法可救大洪道母親要救妹子依兒愚見不如把妹子放出後門逃去罷金花道哥也阿妹子自幼不出閨門街坊道路是不認得叫我逃到那裡去大洪道願媽也在此你可來領我妹子長大勝如親母一般你同我妹逃往別方暫避此難等爹也回心轉意日當報你大恩願媽也滿口應承就叫院君快些收拾盤纏與我院君應內取出花銀三百兩拿來付與乳母願媽也到樓上把小姐的金銀首飾拿來打了一個小包

下樓叫小姐快走小姐拜別母親哥嫂跑出後門先走顧媽七就叫院君
小姐托付我決不有悞但恐員外差人追來如何是好院君無言可對大
洪道你放心前去我這裡自有主意決無人追你亂田道既如此我去了
就領金花逃走柳大洪心生一計就對母親說如此如此便可瞞過爹七
不差人追趕院君道此計甚妙分付了環備一塊石頭等候不多時員外
一路叫進來這賤人可曾認那一件衣命了環听見員外來忙把石頭望
井內丟下去响了一声院君就扳住了井圈把頭鑽在內面大哭道阿呀
我那女兒阿田氏亦哭道姑娘你死得好慘阿這些了環亦大声哀哭叫
小姐不住柳大洪喊叫母親不要靠近井口走開來待孩兒把竹竿撈救
他說罷就把竹竿拿在手中正要望井內撈那柳員外在外听得井內這
一响大家哭聲不文明知女兒投井身亡到停住了脚步如今听得兒子
要把竹竿去救連忙搶步進來大喝畜生這樣賤人還要撈救他做什麼
死了到也乾淨院君道老賊你要還我親生女兒的望着員外一頭拳撞
來員外躲閃不及到跌了一交孤起身來叫了環們與我把這座灶磚折
下來填滿這口井眾了環一声答應折卸的拆卸填井的填井把這一口
井頃刻間填滿了田氏假意叫聲姑娘死得好苦悲淚回自己房中去了
大洪叫爹爹七何苦把妹子逼死於心何忍說罷也往外邊走了院君道
老賊阿女兒既被逼死也該釣起屍骸用棺木埋葬怎麼將他填在泥土
內去這等毒惡我与你今世夫妻做不成了假意哭進內房去員外也無
趣同到書房悶七不樂這話不表再說薛仁貴心驚膽戰恐怕有人追趕
在雲內奔走直走到二十里氣喘虛虛見前有個古廟心下想道我且走
進去看七氣刀再走仁貴跑進廟中坐下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富女逃難賴乳母

窮漢有倖配淑女

再說柳金花與乳母逃去跑走可憐一位小姐跪得面紅腳痛叫苦乳母
我走不動了那裡去坐一坐纔好顧媽道姑娘前面有座古廟不免到
裡去坐一坐再走二人走上前來那知仁貴也在裡邊坐了一回正要
出廟走看見兩個婦人遠處而來心中想道不好了莫非是柳家人來拿
我麼我今且躲在廟內等他過了再走又想這兩個入倘或進廟來便怎
麼處我不免躲在神龕裡邊就進來也不見的遂鑽入龕中睡在裡邊那
柳金花同乳母走上廟中金花就在拜墊上坐下顧媽也回圍一看並無
閒人遂說道姑娘你是一片惡心這薛禮寒冷賜他紅衣不料何爹上性
子不好見了紅衣即時發怒疑你有私我雖願你出門逃過眼前之害但
如今又死親戚眷屬到那裡去好金花道乳母我害你辛苦如今我死不
足惜只可惜一個薛禮死家死室寒冷不知受了多少思量活命到此看
不料我與他紅衣分明是害了他的我們逃出性命這薛禮必被我爹上

打死了二人正在講他那薛仁貴在神龕內所得明白却原來如此這件
紅衣却是小姐見我身上寒冷送我的我那裡知道其情被員外看見到
害小姐離別家鄉受此辛苦我不免出去謝他他就死也甘心遂鑽出神
龕來到小姐面前雙膝跪下叫聲恩小姐所賜紅衣小子實是不知只道
天賜與我故穿在身上誰想被員外看見了反害小姐受此苦打又逃命
出門小子躲避在此一聽這話心中不忍因此出來拜謝小姐大恩憑小
如處治小子便了仁貴跪下說這言語赫得小姐魂不附體滿面通紅無
處躲避乳母到也乖巧連忙扶起仁貴就問小官人你任何方年紀多少
仁貴道媽媽小子向在薛家庄父親薛英家貴巨萬不幸身故家業凋零
田宅耗散目下在在破窠窮苦不堪故此在府上做小工謀食不想有此
異變我之罪也顧媽道薛禮我看你志略才高終下落薄我家小姐每
方二十見你身上寒冷賜你紅衣反害了自家吃苦如今雖逃脫性命只

因少有親眷無處棲身你苦感小姐恩德領我們到破寨權且住下等
你發達之時再報今日之恩也就是了薛禮道媽也我受小姐大恩先以圖
報若薛禮有家可歸何消媽也說得自當供養小姐今薛禮住在破寨既
死內外又无什物床帳如料化一般小姐乃千金貴體那裡住得更兼晚
來死處棲身怎生安睡外人見了又是一番猜疑不但無報小姐恩德反
又得罪小姐使小子於心何忍乳母道你言語雖然不差但是如今小姐
死處棲身怎麼處心中一想輕也對小姐說道若不往破寨那裡去好金
程送乳母兩我也无主意只得要薛禮同到寨再作道理乳母道方纔薛
禮所言不分內外小姐難以安睡安是真的但我看薛禮雖然窮苦後來
必好小姐事到其間待我作一主張把你終身許了他罷那小姐听了暗
想我前日贈他衣服就有這個心腸今聞乳母之言正合其意但不好說
出只是低頭不語乳母見了曉他心意就說道薛官人你說破寨中不分

內外難以安睡我今把小姐終身許你薛禮大驚道媽也休講此語小子
蒙小姐賜我紅衣沒有半點邪心員外尚然如此今媽也若將小姐終身
許我叫薛禮日後有口難分真假此事斷然使不得乳母道你言差矣姻
緣乃五百年前好事豈可今日強配的小姐雖無邪心你也並無異見但
天神作伐有紅衣爲記說什麼有口難分真假仁貴道媽也雖然如此但
我時衰落難居住破寨若小姐終身許我豈非害了小姐受若一世况小
姐花容月貌豈無富貴才子對親怎生配我落難之人此事斷然使不得
乳母見他推辭便大怒道你這沒良心的小姐爲你受害幸虧母兄心好
放出逃生無處棲身要同你居住破寨你那推三阻四分明不容我們了
仁貴道小子焉敢我若有此心永無好日既然媽也見責我就依允便了
乳母道你既應允這包袱你拿了領小姐到寨中去仁貴答應把包袱放
在門子上便說道媽媽此去到寨還有十里諒小姐決走不動待我歇小

去罷乳母送甚妙金花方纔走了二十里兩足疼痛如今薛礼要歇他走心內歡喜就許終身也顧不得羞耻薛礼是個大將歇小姐猶如燈草一般端的歇了竟望雪內跑去乳母走不上前仁貴又挽了乳母在脇傍走天到了丁山脚下就走正破窑仁貴放下小姐小姐着了叫声乳母我看他這樣窮若諒飯米決沒有的可將包袱打開拿些艮子與他叫他去買些柴米魚肉等物回來乳母就一塊艮子與他去買仁貴接了艮子滿心歡喜忙去買辨不表再說王茂生這一日賣小菜回來偶從破窑前經過看見兩個婦人在裡面暗想這破窑乃是薛兄弟所居為何有這兩個婦人在內心中不知其故忽見仁貴買了許多小菜魚肉柴米丹來茂生道兄弟你幾時回來窑內二位是何人仁貴道哥也請人裡面我有話對你講茂生就把擔子歇下走正破窑仁貴放了米肉件物叫声小姐這位是我結義哥也叫王茂生乃是我大恩人過來見了礼茂生與他作了

揖仁貴就把賜紅文始末細說了一遍王茂生大喜道兄弟你時運已交福星輔助今日是上好吉日今晚成親罷仁貴道哥也我這裡一無所有怎好成親茂生道不難被褥傢伙等物待我拿來喜嬪是你嫂也掌礼就是我可使得麼乳母道也使得有艮二兩燠香去買辨東西茂生接了艮子說道兄弟我去先打發嫂也先來仁貴道哥也茂生就走出窑挑起擔子回到家中對毛氏細說一遍毛氏歡喜就生往窑中去仁貴拜見了嫂也毛氏又與小姐相見就與小姐開容料里諸事已畢却好王茂生來了買了被褥鋪蓋衣服馬桶之類與他打好床鋪又回到家中拿了椅棹飯盞等物取出白艮一兩爲賀礼仁貴接了艮子道又要哥也費心茂生就去挑水淘米乳母燒火煮魚肉差不多天色將晚仁貴換了衣服毛氏扶過小姐茂生扶待仁貴參天拜地夫妻交拜畢茂生安排一張棹上擺四味夜飯請仁貴與小姐坐下茂生叫声娘子如今我与你回去罷兄

弟你自慢飲幾杯我明日來望你仁貴道如此甚妙茂生去好出了密門
竟自回家仁貴飲完花燭乳母也吃過了夜飯夫好睡覺顧媽上在地下
打一稻草鋪睡下這一夜夫妻說不盡許多恩愛次日清晨茂生夫妻早
來問候來罷回去自止薛仁貴有了小姐這三百兩良子者後濫用他三
個人每日差不多要吃二斗米誰想光陰迅速過了一月銀子漸少起
來了柳金花叫官人你這等吃法就是金山也要坐乾山空如今隨便
做些事業攢湊幾分也好仁貴道娘了這到煩難手藝生意不會得叫
我做什麼事業攢湊思來算主真正沒法忽一心想着一個念頭尋些毛
竹在窩內將刀做起一件物件來金花叫官人你做這些毛竹何用仁
貴道娘子你不知道如今下山腳下鴈鵝日日飛來我學得這樣武藝好
弓箭不如射些下來也得吃了故我在此做弓箭要去射鴈小姐道官人
就要射鴈拿良子去買些魚竿箭射得下這些竹的又少了箭頭那裡射

得下仁貴道要用真弓箭非為平与我如今隻七要射的是開口鴈若
出血非非未手段故用這毛竹的弓箭鴈鵝叫一吉就要射一箭上去射
中下辨咽喉豈不是這鴈纔開口還不會開這一箭傷又不傷開口就合
不得跌下來便開口應了金花道官人果有這等本爭射下鴈來便知
明白了那仁貴做完了山腳下等候只見兩隻鴈飛過來仁貴拔弓搭
箭聽得鴈叫一吉颯的一箭射將上去正中咽喉遂墜下來果開口張開
的仁貴把鴈隻也射開口的一目到有四五十隻拿回家來金花見了
滿心歡喜仁貴拿到街功賣了二三百文一日使用盡足費了自此天天
射鴈又過了四五個月忽一日在山腳下纔見兩隻鴈飛過正欲拔弓只
聽見那一边天叫道薛仁貴你射得開口鴈不定為奇我还要射活鴈仁
貴聽見止言連忙住了弓回頭一看只見那边走來一人頭上紫包中穿
一件烏紗馬衣腰拾皮帶腳踏烏靴面如重棗豹眼濃眉獅子大鼻招風

大耳身長一丈威風凜凜未知這人是什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射鴻鴈路逢故舊 贈盤纏一齊投軍

當下叫喚仁貴的名姓周名青也土名龍門縣人從幼與仁貴同師學武結
 義兄弟年方十八本事高強善用兩條鐵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只因離別
 數載故爾仁貴不認得因見他說了大話忙問這活鴈怎生射法你射一
 度我看周青道達大哥哥小弟与你作要你難道不認得小弟麼仁貴想一
 想道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請問哥尊姓周青道小弟就是周青仁貴道
 呵呀原來是周兄弟忙又下弓箭二人見禮畢仁貴道兄弟自從那一年
 別後到今數年所以不認的請問賢弟一向在何處幾時回來周青道小
 弟被江州傅家請為教師过了好幾年今聞龍門縣奉旨招兵為此星夜
 回來帶上這一身本事為何不去投軍仁貴道兄弟不要說起自從你

去後為兄貧窮不堪那裏有盤纏列南門縣投軍如今兄弟回來何處作
 寓周青道我住在繼母汪媽家內不想哥也如此窮苦我想哥也射應
 終先出鳥不如同去投軍幹功立業取了前程哥也你道如何仁貴道兄
 弟之言雖是但我有妻子在家一則沒有盤費二來妻子無靠難以起身
 周青道哥也有了嫂也這也可喜但男兒志氣功名為大我与哥也幼時
 同學如今出仕也要同去路上盤纏不勞哥也費心待我拿過良子與哥
 哥為安家之本就可以去了仁貴道既承兄弟費心為兄自然同去周青
 大喜道哥也我帶得白銀三百兩在此哥也拿到家中付與嫂也辭別了
 就來我在繼母家吃了飯後起程我先去了仁貴接了良子大喜回到
 窟中叫吉娘子我有結義兄弟名喚周青贈我三百兩良子為安家之本
 要我同到龍門縣投軍幹功立業今日就要動身如今辭別娘子要分路
 了金花聞言悲喜交集叫吉官人幹功出仕為男子之大行未知官人此

去要幾年回來仁貴道我此去若是投軍不用卽白就回若用我保駕跨
海征東多則三年也要回來金花道官人此去有許多年數但妾與官人
成親半載已經有孕在身未知是用尾女望官人留個名字在此仁貴道
恨子我去之後若生下是女不必說若是男子就把前面這座山爲名
取名薛丁山便了金花便記在心仁貴道乳母我去之後若娘若有憂愁
要你在傍解勸使姑娘消愁解悶我有好日回來自然報你之恩願媽媽
道不消大官人勞心金花道官人路上小心勿至仁貴道不消恨子山囑
你在家保重我去了二人流淚分別仁貴離了破寨走到王茂生家來恰
如茂生夫婦在家仁貴道兄弟此來非未別士一則相別哥嫂二則有一
句話拜托哥七茂生忙問道兄弟你要那裡去仁貴就把周青贈良同去
投軍細說一遍茂生夫婦大喜道你去投軍要幾年回來仁貴道兄弟止
去多在三年家內妻子望哥嫂照管日後功名成就白當厚報茂生夫婦
道不消叮囑害中弟婦自然我夫婦料理你放心前五仁貴拜別哥嫂竟
是去了問到汪家門首只見周青出來請仁貴到書房中坐下小所擺上
酒飯兩人吃了周青道小弟爲教師數年積有一箱衣服五色俱全待我
拿出來憑哥哥揀一副喜穿的拿去更換說罷拿出箱子打開來仁貴一
看果然五色完全就揀一副白顏色拿出來更換頭上白綾印花抹額身
穿白綾戰襖腳踏烏靴正所爲佛要金裝人要衣裳起初仁貴面臉多有
愁氣如今滿面起白光猶如傅粉鼻直口方銀牙大耳眼清眉秀身高一
本可算少年英雄周青道哥哥你滿身多穿白色腰中拴了這條五色鴛
帶罷仁貴道到也使得就把這五色帶拴在腰中周青收拾行李盤纏進
去拜別繼母出來同仁貴背了包袱起身望龍門縣而來行了七八天到
了龍門縣是晚入店投宿問了投軍事情吃了晚飯兩人在燈下各寫了
投軍狀明日起來二人梳洗打扮拿了投軍狀對店王道行李在裡邊小

心照管我們要去投軍然後來算帳店主道使得二人出了店門行到總府衙前見門內鼓吹喧天二声炮响張士貴陞堂開門裡面吆喝喝好不威風東西轅門扯起招車旗號有中軍官出來說道大老爺有令你等投軍者速速投軍狀進去各路投軍人各把投軍狀遞與中軍官薛仁貴周青道就把兩張投軍狀與他中軍官分付眾人等候發放遂進入大堂將那投軍狀鋪在公案上張環拿面上一張觀看原來就是周青的軍狀上寫具投軍狀人周青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年十八三張還暗想十八三就來投軍必是能幹的分付中軍官傳周青進見中軍官走至轅門叫道爾等眾人那一個是周青周青听了上前道小人就是中軍官周青大老爺有令快隨我進來周青就隨中軍官進入大堂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周青叩見張士貴抬眼一看見他年少英雄就問周青你既來投軍可學弓馬能有幾件兵器周青道小人弓馬精熟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士貴道你善用什麼器械周青道小人善用兩條鐵鎗善騎中軍官往架上取兩條鐵鎗來與他當堂要與本帥觀看中軍官就往架上取下鐵鎗遞與周青周青接來提在手中立起身來就在堂上使起果然好鎗只見左螭頭右螭頭如龍取水左插花右插花似虎奔山這鎗使動了大堂上多是風声鎗法使完放在傍首上前跪道大老爺在上小人鎗法使完了士貴大悅道汝鎗法果然使得好本總要收能幹旗牌十二名如今止有八名还少四名今收你在裡面做了旗牌官罷周青叩謝立起身來改換旗牌衣服站在傍边士貴看判第三張見寫善員投軍狀人薛仁貴係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嚇得張環魂不在身思想軍師祥夢真乃神仙了我不料這裡果有薛仁貴陞下夢中說他穿白用戟未知真假不免傳他進來着個明白就叫中軍官傳薛仁貴進來中軍官忙出轅門叫道爾等眾人那個是薛仁貴仁貴應道小人就是中軍道大老爺有令隨我進

來薛仁貴就隨中軍進入大堂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小人薛仁貴叩見張環望下一看見他白綾包中白綾戰襖心下暗想應夢賢臣一些不差我若用了他陛下下一知我張氏門中就沒有功勞了不如不用他只說沒有此人瞞了天子這些功勞自然是我賢婿的了算計已定就問道你可是薛仁貴麼仁貴道是張士貴道你可能是馬武藝善會幾件薛仁貴道小人善用走馬箭白步穿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士貴道你善用什麼器械仁貴道小人善用方天畫戟士貴大喝道好大膽的狗頭左右快把這狗頭綁出轅門斬首兩傍刀斧手答應一聲就把仁貴綁起來嚇得仁貴魂不附体大叫道大老爺小人來投軍未嘗犯法爲何要斬起來周青驚得面如土色跪下道大老爺這是周青結義兄弟同來投軍不知有其觸怒今求大老爺看旗牌之面饒他一命罷張士貴道本總之名難道你不知敢稱薛仁貴有犯本總之諱麼周青道怨他不知冒犯諱字求大老爺

饒他之命仁貴道也罷看周青分上饒他狗命與本總趕出轅門這裡不用仁貴叩頭立起身來望外就走出了轅門忿忿不平後周青趕來老哥也慢走大老翁不用我与你同回家去罷薛仁貴道兄弟你今已蒙大老翁收為旗牌正好幹功立業爲什麼反要回家周青道哥也你今不用就是愚弟在此也難幹功立業了况且与哥也双也有一與而來怎麼你獨自單身回家不如一同回去纔安心些仁貴道兄弟言之差矣你今爲旗牌正好出仕顯宗耀祖勿兄的有妻子在家就是收用我去到底也有些放心不下今不用我回家去射射鷹也得過活日子你不必同我回去周青道既如此哥也回去尋得機會再來投軍方纔大老翁只說你犯了諱字所以不用如今軍狀上改了名不用貴字他自然收了仁貴道我曉得店內行李我拿回去周青道這個白然盤費有在裡頭小弟在此等候哥也你再來罷兩人分路仁貴到飯店算明飯錢拿了行李回去我且慢

表再說張士貴那日又收了幾名投軍人方退私衙四子一曙問道爹
今日投軍人可有姓薛的麼張環道那軍師真是神仙陛下下的夢確確是
真果有應夢賢臣今日投軍狀上有薛仁貴名字我傳他進來一看那
朝廷夢內之人一般面貌原是曰袍小將善用畫戟我想有了此人功勞
焉能到我賢婿之手故此假意說犯了父的諱字將他趕出轅門不用
我兒你道如何四子大喜道爹上主意不差只要收足十萬兵馬就好罷
旨了接下不表再說薛仁貴在路上悶悶不樂一心只想回家忘記了歇
宿處抬頭看日已沉西兩邊多土樹木山林並無村庄屋宇只得望前
又走不多時天色昏黑肚內又飢止得慌張忽遠望見影上有座村庄
在那裡遂趕上前走過護庄橋只見一座八字大牆門上面張燈掛紅結
綵許多庄漢多是披紅插花又听裡邊鼓樂喧天暗想這庄主人必是有
喜事了不啻他待我上前去說一聲遂叫声大叔相煩通報說我薛仁貴
因貧趕路失了宿店無處安身要在賢庄借宿一宵未知肯否庄漢道
我們做不得主待我進去稟知庄主遂走入去不多時出來說道客官我
們庄主請你進去仁貴歡喜忙走進去看見員外上前拜見叫声員外卑
人貪趕程途天色已晚沒有投宿之處暫借室庄安歇一宵明日奉謝員
外道老夫舍下空閑安宿不妨何必言謝仁貴請問員外尊姓大名員外
道老夫姓樊名洪海雖有家私軍少小嗣故此屢行好事我想客官錯失
宿店諒必飢餓叫家人備酒飯出來與客官用庄漢一声答應進入廚房
捧出酒飯擺在桌上員外道客官老夫有事不得奉陪你用個飽的仁貴
稱謝酒也不吃盛過飯來一碗兩口原是沒碗教這樣吃法樊洪海抬眼
看見他吃飯沒有碗教把一藍飯頃刻吃完仁貴抬頭見員外在傍看他
不好意思吃得太多故員外看我又見他兩淚交流驚得仁貴把飯
碗放下不吃就起身出位洪海道客官須用個飽藍內沒了飯叫家人再

去拿來仁貴道多謝員外卑人吃飽了洪海道客官我方纔見你吃法真是英雄大將一益飯豈穀你飽莫不是見我下淚故住了飯碗麼我因有事所以心焦你不要疑忌再吃幾益倉間儘有仁貴就問員外爲什麼事未知員外說出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說唐薛家府傳卷之一終

說唐薛家府傳卷之二

第八回

樊家莊洪海訴苦

風火山三砲被獲

當不薛仁貴問員外面帶憂容是爲甚麼事情說得明白卑人就好再吃樊洪海道客官有所未知老夫八年五十六歲舉生一女年方二十名喚綉花聰明無比我老漢夫婦愛惜如主以爲牛子之靠誰想如今出於無奈白白把一個女兒送與別人去了仁貴道方纔卑人看見庄漢前張燈掛紅結絲乃是吉慶之期但員外所言差矣自古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人家生了女兒少不得要出嫁的怎說白白送與別人樊洪海道客官你纔到敝庄那裡知道其細這頭稱下官老漢所願因樊家庄離三十里遠有座風火山那山林十分廣大被三個強盜佔住稱爲大王于下嚙囉無救曰晝殺人黑夜放火劫掠客商此處地方家受累戶戶遭殃我家小

女不知何時被他窺見寫書前來強要我女兒爲壓寨夫人若肯就罷不肯要把我家私抄滅房屋爲灰所以老漢勉強應承他說在今日半夜來娶故我心焦悲淚仁貴听了大惱道有這等事何不稟地方官起兵來剿滅洪海道客官你那裡知道這三個強盜宿有萬夫不當之勇若講那地方官年年起兵來剿反被這強盜殺得片甲不存如今憑你皇親國戚打從風火山經過一定要買路錢沒人殺得他過仁貴道豈有此理真正無法無天了員外不必憂心等他來時我有本事活擒三寇剿滅風火山餘黨洪海道這個使不得客官你還不知風火山賊盜利害就是龍門縣總兵與人馬來尙且大敗而走你雖英雄那裡敵得他住那時畫一不感反類其狗連累老漢性命我老漢沒有膽子你請別處去借宿罷仁貴大笑道員外放心我若爲大將千軍萬馬也要殺他大敗豈怕這三個賊寇今員外既然膽小不敢留我借宿我也有本事在外守他到來把個個一住

洪海听了想他必是手段高強的人便笑容可掬道客官你果有本事救得小女老漢深感大恩尙有差悞切莫抱怨於我仁貴道這個自然何消說得洪海大喜忙入內房對院君說了母女聞言回悲作喜院君道員外你快去對他說不要被這些強盜攔進裡邊來嚇壞我女兒纔好洪海聞言忙走出來將這話對仁貴說了仁貴道員外放心只用庄客守住縮門我一個霸王護橋不容一卒過橋活捉賊寇就是了洪海道如此極妙就分付庄客各備器械守住牆門庄客聞言大家整備器械仁貴道員外府上可有好兵器麼洪海尙未回言庄客道我有一條鎗待我皇來仁貴接來一看乃是常用的鎗說道這鎗沒用托在手中略略一捲折爲兩段洪海道果然好氣力又有四個庄客道我有一把大刀在家裡但柄上多有缺也重得恨拿他不免待我們去扛來不多時把刀扛來放在廳上仁貴拿起來用手一按刀灣如鉤笑道這也沒用的庄客把舌吐出道這

樣兵器還說莫用那裡有再好的又有庄客道員外可拿柴房內這條戟罷洪海道柴房內有什麼戟庄客道就是爲正樑的柱子洪海道你這個人有些獸的這條戟當初四個還抬不動這位客官那裡拿得起仁貴道那戟是怎樣待我去看也洪海道你要去看也無益用傳那戟是漢胡樊噲所用有二百餘重你怎麼拿得動仁貴大笑道若是我樊噲留下古戟正是我用的快些領我去看洪海與庄客領仁貴同進柴房指一條柱子說道客官這一條就是仁貴抬眼一看見戟尖插在地下泥裏不見惟有戟幹子抬住正樑有茶杯粗大長一丈四尺通是鉄打的就叫庄客你們端正枉干過來待我托起正樑換他出來庄客便拿柱子來仁貴左手把正樑托起在手把方天較瑤鬚了拔起來放在地下庄漢把柱子頂將上去仁貴放下正樑就拿起方天戟來使說這我不輕不重却正好使洪海道客官能使這樣兵器目銀這些鎗刀多江用子一齊走到听上仁貴把戟

磨得鏗亮洪海大排酒筵同仁貴吧飲到了黃昏洪海舉人內室仁貴拿我坐在廳上眾庄客各執兵器守在門首坐到半夜忽聽一吉炮响遠遠鼓樂暉天眾庄客說道風火山起馬了我們快進去報與客官知道連忙走將進來叫客官強盜起兵求了快出去仁貴立起身往外就走跑出牆門庄客道須要小心仁貴道不妨走出去把戟立在護庄橋上向前一看見號燈無數火紅高舉照耀如同白日多是明燈亮甲刀鎗劍戟馬哀如雷數子嘍囉簇擁下來果然利害看看來近仁貴大喝道來的這班嘍囉可是風火山草寇麼俺仁貴在此還不下馬改邪歸正這一吉叫要講這強盜大王各煥李慶紅二大王姜興霸三大王姜興本却是同胞兄弟這晚姜興本住在山寨姜興霸同李慶紅下山娶親一路行來忽聽得一声喊叫二人吃了一驚看見橋上立一個穿白用戟小將不覺大怒喝道你這該死狗才豈不聞我風火山大王利害麼今日乃孤家吉期擅敢

攔阻送死賊仁貴亦喝道我把你這狗頭砍死俺薛仁貴若不在此由你
們殺人放火今日俺既在此不怕你銅頭鐵骨也要擒捉你有本事敢
上橋來來一個殺一個還要到風火山剿滅你們的巢穴酬爲平地一則
叔了樊小姐二則與萬民除害二位大王聞言大怒李慶紅就先把大砍
方望仁貴砍來仁貴舉方天戟一架把刀上噙啣的一声响李慶紅喊聲
不好手中震得一震那馬沖過來被仁貴右手拿戟左手挽住李慶紅勒
甲緣輕輕不費力擒過馬鞍橋來回頭叫道庄漢們快將索子將他綁了
就往地下丟去那這庄漢趕過來要綁不想李慶紅扒起身來喝道那個
敢動手到望階口處過來嚇得那些庄漢連忙退後叫告客官不好了
這個胸經利害我們拿不住他反趕到墻門首來了仁貴聽了只得走洛
橋下那邊姜鳳霸把馬一催說你敢拿我兄弟孤來取你之命了縱過護
庄橋來仁貴走到李慶紅背的說你還不好好受縛縛胸膈這一掌李慶

紅要招架那裡招架得任仰面朝天跌倒馬撲仁貴就一脚踹定那美興
霸挺鎗追來見李慶紅被他踹倒在地就把鎗望仁貴面門刺來仁貴把
方天戟望鎗尖上噙啣這一捲鈎牽了鎗上這一塊留情鉄用力一拔美
興霸叫吉不好在馬上坐不牢翻一個筋斗跌下馬來仁貴就擒在手中
叫庄漢們快來綁不造些庄漢就走过來把繩索綁了二人那橋下這些
嘍囉嚇得魂不附體大家奔走去報三大王了仁貴道庄漢把兩個大盜
到了門首裨邊樊洪海大悅道恩人阿如今怎樣處治他仁貴道且慢你
們把這兩個捆在二上待我到風火山剿滅山寨再拿一個來一同處治
洪海道須要小心仁貴道不妨單身望風火山來那山寨三大王姜興本
身長九尺怪眼濃眉大鼻青鬚坐至不義廳上忽見嘍囉進來報說三大
王不好了大大王到樊家庄娶親被一個穿白小將活擒去了姜
興本大怒道有這等事遂提鎗上馬帶領嘍囉沖下山來走了一二里嘍

囉道三大王前面穿白來的就是了姜與木聞言縱馬上前喝道該死的狗頭你好好把而家的王兄送來饒你性命如有半句支吾孤家立即刺死仁貴天喝道我今日恩萬民除害特來擒你你好好下馬受縛姜與木大怒把鎗望仁貴刺來仁貴把戟桌在一邊只戰一合亦被擒來未知如何虎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樊繡花願招勇婿

薛仁貴二次投

眾喽囉看見三個強盜皆被擒去個個大驚忙跪下道好漢饒命情願拜好漢爲寨主仁貴道我堂堂義士豈肯做這等偷雞吊狗之人我在此經過無非一片仗義之心要與地方除害今三寇俱擒我也不傷你等性命你等回去速把山寨放火燒燬改邪歸正各安生業不許有古山寨作孽我若聞知掠滅不留眾衆囉道是再不敢爲非了不表眾衆囉可也

散夥再講薛仁貴提了姜興本回到庄上進入廳堂將繩索綁住樊洪海叫庄漢拿棒把三個強盜打死仁貴忙止道不必打死我有話對他說遂走過來說道你們這三個毛賊擅敢霸住夙火山做這反人如今被擒有何話說三個兄弟道好漢饒命從今再不敢爲非情願改邪歸正了仁貴道你五人若肯到龍門縣去投軍與國家出力我優饒你們性命三人道好漢若肯饒我們即刻就去投軍仁貴道如此我也要去的何不結拜爲生死兄弟一同前去倘立了坊勞大家受天子之恩何等不美三人道承蒙好漢恩能我等敢不從命仁貴聽了就把繩索解下三人立起身來見礼過了洪海道待老夫備起礼物掛起關公神來你們四位好漢就在廳上結拜仗了遂分付家人整備佛神當廳掛起大家跪下立了子勳重誓結交生死之交拜畢送了神馬就在廳上擺酒四人坐下暢飲那洪海走進內房院看道員外妾有薛仁貴相貌莊嚴此去投軍必有大將之分不

如把女兒終身許他洪海大喜道正合我意就走出來道薛恩人老漢夫
婦感蒙祖救欲將小女四配恩人即日成親以爲後日之靠未知恩人意
下如何仁貴道卑人自有妻子這事不敢從命洪海道恩人不妨人家三
妻四妾恩人就娶兩位也不爲過我家女兒願做偏房便了仁貴道員外
你家小姐正在青春怕沒有門當戶對怎麼反與我作偏房這是仗不得
樊洪海道恩人老漢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不應承是嫌小女貌醜了李
姜三人道薛兄弟員外既如此說何不應允仁貴道既承不棄就應允每
教但是得罪令愛有罪之極樊洪海道說那裡話待老夫擇一吉日成親
仁貴道做親且慢吏人功名要緊待等前去投軍効用有了寸進冠帶到
府接小姐成親今日未有功名決難從命洪海道這也仗得但是要在東
西作爲長死纔好仁貴道鬼人身上只有一條五色鬮帶就將此帶權力
表記洪海道如此甚好仁貴從腰中解下遞與洪海洪海接來走入內房

將此言說與院君潘氏知道院君歡喜將賜帶付與樊繡花收好洪海重
復出廳仁貴道岳父小婿心在功名時刻不二就此別別洪海道登塔此
去若得腰金衣紫斷不可踐踏宜室宜家之事仁貴道既承岳父美意自
然早歸以答深情說完弟兄四人辭別員外離了樊家庄及行到龍門縣
敲在舊店中其夜各寫了投軍狀仁貴的軍狀收爲薛孔明日清晨吞到
驍門中軍官接進軍狀來至大堂鋪在案上張環先看了三大王投軍狀
就叫傳進來中軍答應連杜傳進三人跪在堂上張環道那一個是李慶
紅慶紅應道小人就是張環道你來投軍可能弓馬否李慶紅道小人箭
能百步穿楊張環道你善用是什麼兵器李慶紅道小人慣用一口大刀
張環道你可要與本總看中軍官已大刀與慶紅接來就在堂上耍
起只見刀法精通風巨響响仗完了跪伏在地張環又傳姜興霸姜興本
也是一一盤間也是各把鎗刀之法仗了一番張環歡喜道本總十二名

旗牌已得九個看你三人武朝稽通也補旗牌湊成十二名便了三人叩謝改換旗牌服色站立兩傍張環看到第四張士寫着具投軍狀人薛礼山西絳州府龍門縣人暗想又有一個姓薛的分付中軍傳他進來中軍答應把薛礼傳進大堂跪下張環一看原來就是薛仁貴改名來的不覺大怒叫左右與我將這狗頭綁出斬首左右答應一聲薛礼大叫道大老爺小人前來投生不是投死的前日犯大老爺諱字所以要把小人虎斬今日沒有甚麼過犯爲何又要把我小人虎斬張環喝道你還敢說沒有什麼過犯本總奉旨招兵凡事取其吉你看大堂上多是穿紅着綠偏偏你這狗頭滿身穿白帶孝投軍分明呢咀本總了還不拿下去看刀李慶紅姜興霸姜興本三人跪下道大老爺這薛礼乃是旗牌結義兄弟他性好穿白既然犯了大老爺軍令望大老爺可念旗牌生死好友饒他狗命罷張環道也罷看三位旗牌面上暫且饒你叫左右與我趕出去左右答應

將仁貴推出轅門仁貴嘆道卑知我這等命薄沒在動名之分也不來投軍了罷了罷了如今回家去射鴈序曰何苦在此受這些驚恐正在思想忽李慶紅與姜氏兄弟趕來說薛礼我們四人同來投軍偏偏不用哥仁我兄弟也無興趣不如我們退歸風火山同爲草寇罷仁貴道兄弟所言差矣我因穿白觸怒了他所以不用今兄弟既爲旗牌後白功名如在掌中爲什麼反復去做綠林响馬起來這個仗不得三人道既如此哥仁此去改換衣服申來投軍仁貴道環兄弟我二次投軍尚不收用此乃命賤再來也無益了若是兄弟們念今日結拜之情後來功名成就近得天子在聖駕前保舉一本提拔爲兄就是萬幸了三兄弟道這個何消說得如此哥哥小心回家再圖後會仁貴道曉得別了三弟兄到飯店中歇了一宵次日大明仁貴取了行李在路悶悶而行行不上八九里路但見樹不森森雨邊多是高山峒嶇難行山脚下立一石碑上寫着此虎金錢山有

白額虎傷人利害來往人等須要小心仁貴見了笑道何項這樣大驚小怪恐嚇行人大欺天下無人了我偏要在此等候除此惡物未知果能遷此惡物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打山虎老將獲寶 贈金箭三次投

當時薛仁貴欲去惡物以除害就在兩山交界路上睡到午後忽聽見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這孽畜道來我命休了誰來救救望山上飛奔過來仁貴夢內驚醒起身一看只見一騎飛跑坐着一人頭戴金盔身穿蟒袍腰圍金帶一嘴白鬚手拿一條金披令箭收緊韁絕拚命的跑來叫救不絕後面一隻白額虎如飛趕來暗想這人不是皇親走是國戚我不救他必遭虎害即便上前將虎用力抓住虎便掙扎不起提起拳頭將虎左右眼珠打出說薛畜你在此不知傷了多少人性命今撞我手將眼珠打出

成你去罷那虎負痛而去轉身問將軍受驚了請問將軍高姓大名那將軍道我乃魯國公程咬金奉旨各路催趕錢糧從此地經過不明遇此孽畜我少年時就是二隻猛虎也不怕今年老力衰無能為矣幸遇壯士切恩非淺請問壯士既有這等本事現今龍門縣招兵何不去投軍以士公進仁貴道原來是程老于歲小人不知多有罪但不瞞干些說小人時乖運蹇兩次投軍張老爺總是不用所以無功退回悶悶不恨不此睡覺忽聞腦喊故此起來咬金道你有這本事為何他不用仁貴道連小人也不知道咬金大怒道張士貴奉旨招兵挑連英雄為何不用孤有金一令箭一枝與你拿去不怕張士貴不用所仁貴道多謝干歲接了令箭咬金策馬前去薛仁貴得了魯國公公前趕到龍門縣總府衙門大模大樣喝道中軍官何在在中軍道是誰仁貴道我叫薛祖快報與大老爺得知有魯國公公披令箭在此要見大老爺中軍聽了將這話稟人士貴士貴問

言心內吃驚就叫着他進來中軍傳進仁貴跪下呈土令箭張環一看果是魯國公的就問你在那裡過他仁貴遂將金錢出打虎相救并問言語因贈令箭說了一遍故小人敢大膽到此張環聽了暗想如今不得不用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說薛禮既然如此我只得用你但有一句話問你昨日程千歲可會問你姓名麼仁貴道未曾問及張環道如此還好你兩次拔軍非我不用是我救你你有大罪可知道麼仁貴道小人從未爲非有何大罪張環道因前日天子得了一夢見一白袍用戟小將拿住朝廷逼寫降書有詩說道

家住遙遙一點紅

飄飄四下影無踪

三歲孩童千兩價

生心必奪故金龍

軍師細詳此詩說首一句是山西地方第二句其人姓薛第三句乃仁貴二字末一句見薛仁貴要奪天下此人在世後必爲患於是降旨暗暗一

究你起解到京虎決以絕後患你不知死活鑽入網來我有好生之德故托言犯誼犯忌拿去開刀使你絕了投軍之念救你性命不料你又偏偏遇着魯國公幸喜未知名姓若說出來就拿你到京虎決了今有魯國公令箭我也難救你嚇得仁貴面如土色忙跪下道小人那裡知道求大老爺救命放回感恩不淺張環道前甲沒有令箭你偏不肯回家如今有此令箭你要回家也難放你去了仁貴道小人那曉得有此奇冤萬望大老爺救救小人蟻命張環道也罷我向有救你之心如今你不可稱仁貴竟稱薛禮前營月字號尚缺一各火頭軍不如權作火頭倘後立些功劳我在駕前保舉將功績罪亦未可知仁貴大悅道蒙大老爺恩德願爲火頭軍當時應牌官周青李慶紅姜興霸姜興本四人跪下道大老爺我等願以薛禮爲火頭軍同居一虎張環道你等既願同他爲火頭軍斷不可稱他爲薛仁貴以害他四人道曉得稱他薛禮便了遂脫了旗牌衣服換了

火頭軍衣帽五人同進月字號內那月字號五十各車開五人本事高強願拜他爲師整他教導鎗法刀法反伐他燒火造飯伏侍他五人雖爲火頭軍到也誇獎日日教五十名軍士武藝到也好过我且不表再說程咬金催糧回京繳首過了兩日王君可上表進京說在山東登州府造完戰瓶一千五百號望陛下速速發兵征東太宗看本大悅又過兩日張士貴上表到京說臣奉旨招兵十萬已足沒有應募資臣薛仁貴想是沒有此人但萬事有狗捋何示憲武藝高強可保陛下跨海征東望陛下選日興兵待臣爲先鋒使了太宗看表完問茂公道臣想張環招兵十萬已足並沒有薛仁貴怎麼虎徐茂公道臣想張環招兵已足薛仁貴自然在禪頭了太宗道既有薛仁貴張環本章上爲何說沒有這是誑君之罪了茂公道陛下連張環也不知故此本章上沒有姓薛的不知不罪今叫下與兵前去自然有薛仁貴太宗道果有此事就擇白起兵但秦正兄臥病半故

抽了元帥怎好征東茂公道如今可用尉遲將軍爲元帥領兵征東若秦元帥病好隨後趕到高府原襄他爲帥太宗道這也有理但帥印還在秦王兄虎程王兄可去取來并看他病勢如何岐金領首退出午門暗想這帥印在秦哥哥手內若秦哥哥病勢不起一定交與我掌管今日若取此印白白一個元帥被黑炭團做了及與我無分我今不要去取只說秦哥哥不肯交還罷主意已定遂往別去走了一轉回來覆命道陛下秦哥哥病勢只有一分氣息命在旦夕了太宗聞言下淚嘆道秦王兄盡忠報國今朝病在頃刻可不憐心帥印可曾取來麼咬金道陛下不要說起帥印沒有反被他理想太宗道如何理怨咬金道他說我當年南征北討志略于端掌了元帥從不有虧今日病危還有孩兒懷玉也可掌得帥印就是孩兒年輕還有程兄弟足智多謀亦可以執掌帥印尉遲恭雖是功臣與秦瓊並無瓜葛怎麼白白把這顆帥印送他掌管起來今來取印分明逼

我歸去了竟大哭要死臣只得空手回來見駕太宗道徐先生如今怎麼
虎茂公道奈兄弟病內誑言降旨決不肯聽如非陛下親走一遭太字道
這也仗得待明日朕親往罷遂傳旨明日准備駕太宗回宮羣臣散班
咬金退出半門說不好了朋日朝廷對証起來我之罪也不如今夜先去
分付秦哥七算爲上策遂走至帥府來至床前拜見叔寶叔寶道兄弟連
夜到此何事咬金道哥哥今日陛下降旨要取你帥印與尉遲恭我恐惱
你性子假作走一遭哄騙了朝廷那曉陛下明日御駕親臨酒懣對証起
來萬望哥哥親視叔寶道既是這等我不害你請回府去咬金稱謝遂回
去了叔寶分付懷玉取帥印放在我庄上明日御駕到你可如此如此懷
玉道曉得到了明日太宗降首起駕出了午門文武各宮接駕來到帥府
懷玉府伏接駕太宗道御姪平身領二人進去懷玉起身在前引路進入
三堂居中擺下龍案太宗坐下兩傍立武站立太宗就問御姪玉星病恙

可好些麼懷玉道臣父病病尙來全愈太宗道何姪你去說朕來看他懷
玉道領首走到社通轉一轉身出來道臣父睡着叫之不應太宗道你不
必去叫他待朕等一等那曉叔寶假睡與兒子說過的停一回只說不會
醒又停一刻還說不會醒等了許久總是不醒徐茂公知他意思就說
道陛下進他房內去等罷太宗道到也仗得懷玉在前引路各官各在外
面程咬金徐茂公尉遲恭隨駕而入到了房內太宗坐下龍榻懷玉揭開
帳子叫爹爹陛下在此看望叔寶睡在床上假作呼呼睡醒說那個在此
懷玉道爹爹御駕在此叔寶睜開眼一看見是天子大罵道懷玉小畜生
陛下起程就該報我就是我睡不醒誰也推能下來怎麼要陛下等我這
畜生罪惡滔天陛下恕臣病危不我想床朝見就在枕上叩首了太宗
道玉兄安心不必如此朕親來看你未知王兄病恙可輕些否叔寶道聖
下親來罷問仗臣心歡悅無此但臣此病傷心而起血脈全無滿身疼痛

口口鮮血不止此一會而再不要想後會了太宗道王兄寬心自然病亂不妨尉遲恭上前道老元帥某家當懷掛念今日龍駕親來某家也隨在此看望叔寶道多蒙將軍費心陛下下東之事可曾完備麼太宗道多完備了但是王兄有恙未愈無人掌管帥印所以未定吉日叔寶道陛下平遼事大臣病事小征東是緩不得這元帥印該一人掌官去的太宗道這一個自然但此印還在王兄虎父食兒就領兵先去征東待王兄病痊隨後到高麗帥印原歸王兄掌管事兄意下如何叔寶道陛下臣這樣病勢那裡想什麼元帥但臣見懷王正紀雖本志高強志略也有難道掌不得兵權麼太宗道王兄此言差矣今去東多是老王兄那個肯服御姪帳下叔寶道如此陛下取臣印那個掌官太宗道不過尉遲王兄掌管兵權叔寶道臣見懷王可掌官太宗道王兄你若放心不下朕銀鑄公王許配御姪何如叔寶道臣見陛下謝恩懷王上前謝過了恩叔寶道尉遲

將軍你

俺有病

聲一口紅痰壅蔽德上此來要閃也來不及正吐在鼻梁上引得程咬金喘多美到耳後過去了叔寶軍意道阿呀俺也昏了老將軍多多得罪切勿以此為怪敬德心內好不氣惱要這顆帥印耐着性子又問這老元帥什麼話講叔寶道你要為元帥可曉得為帥的道理麼敬德道某家雖不精通略知一二叔寶道既如此說恩我聽敬德道為帥之道要有功必貴有罪必羅安營堅固更鼓嚴明鎗刀銳利隊伍齊整破陣要香風調將若不能取勝投就單騎衝殺百萬軍中被得三回九轉此乃為帥之道叔寶大喝道曉你滿口胡言講這什麼話俺教你為帥的道理咬金笑道老黑秦哥哥教訓你今日只當師徒相稱跪下受教敬德無可奈何只得跪下叔寶道老將軍凡為將者安營扎寨高防圍困低防小掩虛聲助火攻使智謀請馬兵傳令要齊心逢高山莫先登見空城不可亂行戰將回馬

評唐後傳

卷二

十一

不可亂道此教條纔算爲將之道你且記着尉遲恭道蒙元帥指教叔寶道接了印去敬德雙手夾接叔寶大喝道此元帥印乃皇上賜與我今有病該交與萬歲你何于咬金道走開些不要攔我哥哥性子敬德大怒起身走出叔寶把帥印交與太宗太宗接過這印萬歲公還有許多言語在內房說說未知尉遲恭大怒走出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尉遲恭征東驚帥

薛仁貴活擒董達

當下尉遲恭怒氣沖冠跑出三堂坐下交椅道可惱秦瓊你做了元帥欺人大過我看你命在旦夕喉中斷了氣還能擢武揚威麼可惱之極當時程咬金看見敬德大怒出來就隨後走到屏風後聽了這話思想要起是非道懷玉出來咬金就說道姪兒你去聽上黑炭團咒罵你爹懷玉道他怎樣咒罵咬金道他說死不盡老牛精還能擢武揚威這樣作惡一口

身死要落地獄永不超生剝皮割舌許多咒罵我方纔句句聽得你去聽
聽看懷玉大怒走出三堂悄悄擦到背後敬德靠在交椅上向外自書自語不隄防後邊懷玉雙手一板連着那交椅番了一交就把脚踹住胸前
捉拳就打敬德年老了擠在椅子內那裡掙得起大喊道你乃一介小輩
怎敢動手打我怀玉道我就打你何妨一連數拳打個不住太宗在內听
得外邊喊叫就同茂公出來咬金聽得敬德大喊萬歲必出來就跑進前
道陛下怀玉被尉遲恭打倒在地了太宗道有這等事待朕去看咬金先
跑在前面假意咳嗽一声对怀玉去一丢眼色怀玉乖巧知是萬歲出來
反身撲地尉遲恭是一介莽夫受了一傷打氣惱不過扒起來左手扯住
怀玉右手提起拳頭正要打下太宗走出來看見大怒說還不住手敬德
一見說萬歲冤枉阿臣被他打得可憐我一拳也不會打他怀玉立起
身道父王臣被他打壞了敬德道是你打我怎麼我打你太宗道朕方纔

親眼看見你還要圖賴本該按其國法念你有功之臣辱打駙馬罰俸去
罷尉遲恭好不氣惱打又打了俸又罰了立起身往外就走太宗回盻羣
臣出了帥府回朝令欽天監擇一吉日將銀餅公主同恆玉成親送回帥
府遂降旨令山西張士貴帶齊十萬新收入馬來山東登州府等齊到了
吉日就與尉遲恭掛了帥印點起五十萬雄兵祭過了旗發炮三聲擺開
隊伍十路行兵天子坐了驢驢馬有徐茂公程咬金馬段殷劉大將保佐
龍駕前四二十七家總兵隨後元帥離了長安一路下來我且慢表再說
山西張士貴接了旨意同四子一婿領十萬雄兵下來行到一處大山名
天蓋山忽聽一聲炮响閃出一位大王領數百喽囉攔在去路大叫道來
的快獻出買路錢方讓你們過去張士貴看見响馬攔路分付安營張志
龍上前道爹爹待孩兒去擒這賊來士貴道須要小心張志龍道不妨灌
開坐馬冲上前來大喝一聲道你這草寇怎敢大膽阻我天兵去路那大
王笑道你還不知我董達之名麼凡在我山下經過多要買路錢你今好
好獻過錢鈔放你過去如有半字支吾把你個殺死志龍大怒把鎗刺
去董達主錦相迎戰不上三合董達刺中志龍在腿志龍城叫利害大敗
而走何宗憲看見至方天戟冲上前來大喝道強盜休要揚威我來取你
命了董達道你縱有百萬英雄也難過這山何宗憲道不要誇口照戰罷
一戟直望董達咽喉刺來董達把鎗架在一邊戰了三合董達橫轉鎗桿
照着何宗憲背上一擊打得吐血抱鞍而逃董達朕道憑你怎麼勇將也
過不得此山勒馬攔住山下張士貴見強盜利害一子一婿被他所傷正
想沒有人與他對敵忽見火頭軍薛仁貴上前道公子爺不能取勝待薛
礼去擒來士貴道你去未必能勝且上去看看薛礼走上前大叫強盜何
不迴避擅敢攔阻天兵去路今撞在我手快快下馬祭我戟尖董達笑道
你這無乞小卒想是活不耐煩了就把鎗刺來薛礼把方大戟向上一泉

董達喊聲不好手一鬆鎗往半天中去了在馬上亂匝薛禮走上一步把董達腿上扯住拖下馬來以肢夾住又牽了這匹馬轉身回營說大老翁小人薛禮活擒董達在此土貴歡喜暗想薛禮好本事子去立得大功多是我資增功勞了叫薛禮放下董達薛禮將董達放下動也不動夾死斃了土貴見了道薛禮你本事果然高強活擒董達是你之功我記在功勞簿上此去征東再立得兩個功勞待我奏上朝廷贖你之罪仁貴道各謝大老爺那強盜這副披掛賞與小人穿戰好去開兵立功張環道馬銀盔里自然是你的仁貴把董達銀盔銀鎧除下并牽白毫馬回前鋒營上貴分付進兵眾軍穿過天蓋山行不四五十里忽聽得一聲吶天崩地裂人皆驚土貴說得面如土色差人前去打聽不多時回來報說前面一箭之路地下攤開了一個大窟窿下去烏暗不知有多少深張環聽了同四子一堵上前來看果見大窟窿如井一般土貴令軍上將索子墜下去看幾多淺深軍士答應把索子繫一大石望底下墜落直待放不下拿起來屋一量說大老爺有七十二丈深土貴道乎空烈開地窟到底未知吉凶可着人下去看奈有何物在底下遂看人軍士們多是搖頭說這個底下不得的夾有妖怪在內被他吃了走走不起白白送死沒一人肯下去志龍道爹我看薛禮到也能幹不如差他下去探看有保物拿起來落得有川若是妖怪吃了也算不得數張環道此言有理遂令中軍到前鋒營傳火頭軍薛禮來中軍奉令來喚薛禮薛禮正與四個兄弟講究武略忽聽得中軍說大老爺傳薛禮大家一齊來到穴前薛禮叫頭道老爺叫小人來有何軍令張環道薛禮方纔平空烈地穴其深無底想必有乘保在下你下去探一探是什麼保物拿起來獻上朝廷也是一件大功贖得罪了薛禮道待小人下去周青阻止仁貴不可下去仁貴不聽張環令軍士將一隻竹籃上了索子仁貴坐在籃內每一丈吊個响鈴若要起來

將索子搖動响鈴我們就好收你起來這根索了用了盤車周青姜李四人執定盤車推將下去張環父子多在穴上看守等薛禮起來回音那薛禮放至下面走出竹籃見四圍黑暗陰風骨起候了一回見東首有些亮光不管好歹就鑽進去探出外邊又是一個世界上有青天雲日下有地土樹木心中大喜回頭一看出來之所乃是一座高山洞裡鑽出來仁貴遂濟曲曲行去忽聽得後面人叫薛仁貴我與你有冤讐三世未清今被九天玄女娘鎖住難以脫身幸喜你來快放我投凡冤仇方與你消清了仁貴回頭一看見西南上一根大石柱上蟠一條青龍有九根連條鎖着仁貴走過來把九條鏈條裂斷說你去罷這條青龍把尾一嘯一陣大風望東北角而去仁貴回身又走一座亭內見有灶頭好不奇異灶內沒有火灶上有一架蒸籠上頭置着仁貴將籠頭除下一看見是熟騰麵做的一條龍在裡送此時肚中飢了拿起來做兩口吃了下去

去又撥開第二架蒸籠也是麵做的兩隻虎又拿起來吞下肚又撥開第三架一看又是麵做的九隻牛又拿起來吃下去將蒸籠原架在灶上走出亭子不覺身子爽快忽旁後有人叫道薛仁貴娘有法旨命你隨我前去仁貴回頭一看見一童子面如月色頂挽雙髻就問這裡什麼所在那個娘多傳我童子道此地乃是仙界我奉九天玄女娘娘去旨說大唐來一員名將名叫薛仁貴保駕征東快領來見我有旨降他仁貴聽了以為奇異就隨童子行去見一座大殿只聽鼓樂之聲來至殿前仁貴就隨童子而進見一尊女菩薩坐在八角滿墩上薛禮倒身下拜娘娘道薛仁貴你此去征東關闕有好漢聚聚有能人故我沖開地穴生你下來有麵食三架被你吃下此乃上界仙食你如今有一龍二虎九牛之力三年就可離腹但你不是萬不是不該把這條青龍放去這龍若降了比撥亂江山不能寧靜所以我鎖在石柱上如今被你放去他就在東邊作亂

你雖有本事也難平復了仁貴道天聖阿弟子薛禮乃凡同俗子怎知天
庭之事那之放走了青龍他在東遼作亂今陛下御駕親征共推平復弟
子之大罪了望娘娘賜弟子跨海征東就能平定恩德無窮娘七道若要
平定東遼只是三年內不能了除非過了十二年纔得寧靜我有五件保
物賜你就可平復叫童兒裡邊取出來那童子就進內取出遞與仁貴娘
娘道這五件保物是鞭袍弓箭素龍龍鞭各白虎鞭若遇東遼元帥青臉
紅鬚乃是徐放的青龍用這條白虎鞭打他此袍名水火砲若逢水火即
罩此袍能全性命此弓名震天弓并五枝穿雲箭你開兵掛放身並這青
龍善用九口飛刀你將此弓箭射他就能破他飛刀把手一招原箭歸於
手內此一本書名曰無字天書不可被人看見凡逢疑難之事即排香案
拜告天書上露字迹就知明白此五件異保你拿到高麗就能平復你去
罷薛礼大悅拜別娘娘未知如何出得地穴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仁貴巧撰龍門陣

太宗愛慕英雄士

當下仁貴將天書藏於懷內手拿弓箭袍鞭前而童子領路走到兩扇石
門童子把門開了將薛礼推出門外就把石門閉上薛礼抬頭一看四圍
黑暗圍七一摸七着了竹蓋滿心欢喜將身坐在盤內把銅鈴搖响上边
張探見薛礼下去已有也天不見土來料是死在底下思想要行兵有周
青妻李四人放心不下在地穴上守了七日七夜忽然聞得銅鈴搖响大
家欢喜忙動盤車收起來仁貴走出穴上周青道哥哥爲何下去七日七
夜纏起來仁貴道這也奇了我下去只有一日怎麼就是七天了真乃洞
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衆人道哥七你手裡這些東西那裡來的仁貴就
細說一遍四人欢喜回到營中將字中事情稟明張士貴士貴大喜分付
援軍起兵行到山東登州府張探參見長國公主君可車等太子到來一

同下海過了四五天忽報御駕到王君可張環遠七迎接天子入城尉遲
恭今五十萬人馬屯扎外教場傾眾將進城到御營朝參祀畢茂公道如
今要選吉日下船過海太宗道且慢朕听先生說有應夢賢臣在張環十
萬軍中所以放膽起兵合張環兵丁現在待朕降旨宣出封他一官好隨
朕下船過海茂公道陛下不知其細那應夢賢臣他時運未到福分未過
近不得天子之尊受不得朝廷命且待他征東班師纔變時運方可受恩
若如今陛下就要他近貴分明反害他性命了豈非到底無人保駕太宗
道既是這等也罷了只是朕要見他一面總得放心徐茂公道要見他一
面容易陛下可着元帥三天內要在海面上擺一座危門陣就見得賢臣
一面了太宗听了宣元帥進營來說尉遲王兄朕要你不可懈上擺一座
危門陣使朕看七限三天擺來效旨尉遲恭道陛下曰從幼不曾讀書一
字不識陣圖全然不曉得陛下另請別將擺罷茂公扣眼望朝廷一丟大

完心內明白假意大怒喝道你做什么元帥擺陣用兵乃元帥的常事怎
么說不會擺今要你三日內擺了龍門陣就罢如若逆旨以按國法敬德
勉强領了旨意就與御臣說真正遭他娘的瘟秦瓊做了一世元帥從不
擺什么危門陣某總掌得兵杖就要難我一难心內煩惱回進營中問七
不樂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令左右傳先鋒張士貴進營左右答應去
了不多時張環來到營中參見問元帥傳未將有何將令敬德道本帥奉
旨要擺危門陣本帥少年時亦曾擺過如今忘記了只記得些影了今傳
你進營命汝三天內在海灘上代本帥擺危門陣前來繳令張士貴所了
大營道元帥在上未將陣書也曾有過通透也有一字長蛇陣二危出水
陣天地人三才陣四門都底陣五虎攢羊陣六子蓮芽陣七星陣八門金
鎖陣九理星官陣十面埋伏陣這一個算是正路陣除了這十陣別樣的
異陣也有幾個從來不曾有什麼危門陣叫末將怎生擺法敬德道我把

言片後作 卷二 十一
你這該死的狗頭砍下本部豈不知這十陣如今要擺龍門陣你怎說沒有快去擺來重加陞賞若再逆令拿出斬首嚇得張環魂飛魄散說待未將去擺來只得走出中營來到自己營內說不好了該死該死四子一婿大驚道爹爲什麼事張環就將元帥令我擺龍門陣之事述了一遍我不知龍門陣怎樣擺法如今怎麼處何宗憲道岳父我想元帥也不會故此要岳父擺不如將長此陣擺了裝了四足當做龍門陣如何士貴大喜道有理就令三軍擺開陣伍父子女婿六人統兵到海雉擺了一字長蛇陣裝出四足略略像龍模樣士貴大悅忙進城稟上元帥說末將奉令將龍門陣已擺完備請元帥去看陣尉遲恭听了即上馬到海雉上望夫一看士貴道元帥這龍門陣可是這樣擺法尉遲恭道正是這樣影子待本帥去繳首遂進城到仰營跪陛下臣奉旨將龍門陣擺完了前來奏旨大宗听了同茂公二馬出城來到海雉看了這陣忙問茂公道先生望

兩賢臣在何處搭与朕看茂公道陛下有以象是龍門陣否若像龍門陣總可見有應夢賢臣太宗問言當心一看况且向來督兵过的這十陣盡皆明白方總一心要看應夢賢臣所以不當心去看這陣圖如今當心一看曉得是長蛇陣同徐茂公回馬就走尉遲恭不解其意也進城到御營下馬叫声陛下臣擺此陣如何太宗大怒喝道朕要你擺龍門陣你怎麼擺這什麼陣來哄寡人這分明是長蛇陣裝了四足陣又不像陣兵又不像兵這樣匹夫做什麼元帥該綁出營梟首敬德着忙道陛下恕臣之罪這陣不是臣擺的是先鋒張環擺的茂公笑道元帥你被張環哄了這是長蛇陣你快去要他再擺罷尉遲恭道是連忙回到中營叫張環來大怒喝道我把你這賊子砍死到底你擺的是什麼陣張環道是龍門陣敬德道你煩要強辨本帥方總眼昏看不明白今想起來分明是長蛇陣添了四足來哄本帥如今偏要擺龍門陣快去擺來饒你狗命違令斬首上

貴元法只得應道是出了中營下馬飛奔海灘叫四子一塔收了陣圍來
 至營中就問爹上龍門陣擺得如何士貴道畜生還要說起你把長蛇陣
 去哄他如今元帥看出十分大怒我險些送了性命又要我擺出龍門陣
 知怎麼處何宗盡道岳丈我看薛禮到是能人傳他來與他商議擺得來
 也未可知張環道有理遂傳火頭雷薛禮進營不多時薛禮入營印頭痕
 環道薛禮你如今已有二功再立一功就可贖罪了今陛下要擺龍門陣
 你速去擺來其功不小薛禮道龍門陣書上也曾看過但年遠有些忘懷
 待小人去翻出兵書看明擺便了士貴大喜道快去看來薛禮道曉得回
 到前鋒營擺香案供好天書拜了四拜說玄女娘在上弟子薛禮奉旨
 擺龍門陣未知擺法乞娘娘指教禱告起身拿天書一看果有龍門陣圖
 式詳註明白看完藏好天書來至大營說大老爺龍門陣甚大必要七萬
 人馬方可擺得張環道待我統兵七萬與你薛禮道還求老爺在海灘高
 搭一塔

旗座五彩按三才
 力天畫戟為龍角
 數對銀鎗作龍尾
 千口大刀為龍爪

劍戟刀鎗四面非
 拂地黃旗鱗用開
 一面金鎗龍腹掛
 兩個銀鎗當眼開

太宗大喜道果是活龍現這纔是九門陣便叫徐先生那便應黃賢臣
在那裡茂公道陛下降旨把龍門陣行動就要見他太宗就降旨把陣圖
行動下邊一吉答應陣中炮响仁貴領隊伍出龍門裡面八馬圍出外邊
變將轉來仁貴撒下黃旗又把青旗一搖陣裡多用青旗變了一條青龍
茂公道陛下那執青旗的穿白小將就是應夢賢臣太宗定睛一看果然
與夢內一般面貌活像又往陣內去了少停又轉出來手執白旗變了一
條白龍又少停手執紅旗又變了紅龍太宗大喜說這小將真是龍人未
知仁貴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小將軍獻平遼論

瞞天計太宗過海

當下太宗看了降旨收陣仁貴一一調開散了陣圖太宗同茂公回御營
去張環收兵入城扎生即進入中軍叫吉元帥此陣可擺得是麼敬德道

擺得好果然不差本帥記你一功就把功簿揭開要曉得尉遲恭乃是寫
不出字的提起筆來豎了一條紅槓子算爲一功張環道前日狗堵何宗
憲活擒草寇董達後探地穴又有二功敬德听了又賢了兩條紅槓子在
功簿上張環大悅退出營去按下不表再說太宗在御營中稱贊仁貴之
能但未知他才學如何茂公道陛下要知他才學須降首尉遲恭要他做
一紙平遼論就知他才學了太宗遂降旨傳尉遲恭進營不多時敬德來
到說陛下宣臣有何旨意太宗道王兄朕此去征東未知勝敗你快去做
一紙平遼論與朕看敬德聞言想又是難事了不要管再叫張環做罷就
說陛下待本帥去做來遂回到中營叫左右傳張環來不多時張環來到
問元帥有何將令尉遲恭道本帥奉旨要你做一紙平遼論快去做了張
環道道是忙退回自己營中傳的禮入營叩頭張環道薛禮方纔元帥要
本總做平遼論你可做得來一發立了此功仁貴道是待小人做來遂退

回前鋒營排起香案上焚天書拜了四拜禱告一番拿來揭開一看上面寫得明白就將花箋扎寫好了忙到營中呈上張環張環看了大喜就拿到中營叫去元帥乃是狗塔何宗憲做在此了敬德接來把功勞簿又豎了一條槓了遂到御營說陛下在上平遼論在此太宗道取上來待臣接上舖在龍案茂公同太宗一看上寫着平遼論

溫沌初分盤吉出一治一亂不一至 傳至煬帝行無道

弑父專權民遭殃 天喜降下真明主 重整乾坤歸大唐

施行仁政貞觀帝 萬民感戴聖賢王 平除四海反王順

無道東遼又放狂 明君御駕親跨海 一紀班師東海洋

太宗看完道先生此去征東為何要許多年數茂公道看來要十二年纔能不伏太宗道有了這樣能人自然平伏得快茂公道後來是黃道吉日就要下船過海到了次日張士貴令十萬人馬先下戰船開了五百餘號

多把鏈條絞籠一魄望海內而去這一千三百戰船亦把鏈條絞定王士萬雄兵多在兩邊船內太宗同公卿上了龍船三吉炮响開出海內行了三日忽見大風刮起海內波浪濺起數丈驚得天子面如土色人馬跌倒船上扒得起來又跌倒了天子也翻了數次眾公卿無有不跌無有不吐天子駭怕說先生朕不去征東子由他殺過來罷茂公道不妨只消陛下降旨要元帥平風靜浪敬德也跌得昏了一聽此言大驚道軍師差矣風浪乃上天之事如何平得來茂公道我算定陰陽風浪該是你平休有本事去平就罷了如沒有本事去平降旨將你綁縛在海內祭了海神也平得風浪了尉遲恭沒奈何過了前船令左右去傳張環來那曉得張環前鋒營丙薛禮在船內翻了兩交也着了忙就拜看天書上邊字字明日藏好了天書即來見張環說道大老爺如今風浪極大人人不安是五湖四海龍王到此朝孫萬歲大老爺可速速奏知萬歲御筆親書免朝二字

撤在海內這風浪自然平靜人人得以安穩說完忽見中軍來稟說元帥
軍令要傳大老爺過去張環聽了料是爲這風浪的事卽叫水手挽住一
隻船扒至龍船來見元帥敬德道如今風浪甚大你快去與本帥平淨風
浪得竹大功張環聽了卽將薛禮言語說了一遍敬德大喜卽來到御營
叫志陛下這風浪是海內五湖四海龍王前來朝參如今陛下親寫免朝
二字撇人海內風浪就息了太宗道果有此事就親寫免朝二字遞與敬
德敬德接來走出船頭說聖上有旨諸位龍王免朝各回龍宮把免朝二
字去入海內不一刻風浪頓息太宗道徐先生降朕旨意把戰船回轉山
東朕不去征東了茂公道陛下如今風浪平息正好行船怎麼反要回山
東倘高麗起兵殺至中原怎生抵敵咬金道陛下不要聽這牛鼻道人此
去大海風浪還大萬一船翻誰人來救趁此風息浪靜回到登州築亭長
安若是高麗興兵過來侵犯疆界待老臣殺退番兵決不驚駕陛下速回

去爲是太宗道程王兄之言是也朕決不征東茂公心下一想說陛下既
然怕去征東臣也難以逆旨且回登州尉遲恭見軍師說了只得分付三
軍回轉登州行了三日到了登州海灘太宗與公卿下船進城茂公道陛
下如今有了應夔會臣保駕征東此乃國家大事怎麼陛下要回長安太
宗道先生海內風浪極大怎生行船不如回長安纔是茂公道陛下放心
有幾日風大自然有幾日風小就在這裡等幾天待風息浪靜可以過海
平東了太宗道既如此說就等幾天便是夜徐茂公來至帥營尉遲恭
道軍帥大人連夜到此有何事見論茂公道我想陛下不肯去征東惟有
設一個瞞天過海之計瞞了天了過海就可以征東了敬德道何爲瞞天
過海之計茂公道元帥你去令張環要他獻出瞞天過海之計如有就罷
若沒有你可如此如此那張環自然着忙獻出瞞天過海之計了敬德道
得本帥明日就要他獻計便了茂公辭回御營次日敬德傳令掘了泥坑

就傳張環進營張環來到敬德道朝廷惧怕風浪不肯下船過海今傳你
來要你獻出瞞天過海之計使聖上眼不見水穩也意到海東是你之功
若沒有計本帥掘下泥坑你辰刻無計理你一尺午刻沒計理你二尺晚
來無計理你三尺終無妙計將你活埋在泥裡張環听了大驚道元帥待
末將去與狗壻何宗憲商議敬德道快去快來張環答應回營就叫薛禮
來說道萬一元帥說朝廷惧怕風浪不去征東着我獻出瞞天過海之計
使朝廷不見風波竟到高麗你有妙計獻出是你之功薛禮道待小人去
想來遂回前鋒營拜求玄女翻看天書上边明明白白薛禮看了藏好天
書來告張環道大老爺瞞天之計有了如今可買幾百排大木頭喚些匠
人造起一座木城城內城外造些房屋下面鋪些沙泥種些花草當爲衙
道要萬兵扮爲經紀百姓居中造座清風閣要三層樓一樣請幾位佛供
在裡面等朝廷歇駕將木城先推下海趁着順風緩緩吹去哄朝廷下船

趕到城邊竟上此城歇駕清風閣又不見海又不測身倒動豈不瞞于天
子過了海去士貴大喜即來帥營對敬德說了此計敬德大喜來見軍師
一一說了茂公稱善道暗行事道是人多手多不上三個月這座木城
就造完了推入海內過了三天茂公道陛下臣算陰陽有半年風浪平靜
何不下船過海太宗道既如此降朕着意下船前去聖旨一下張環先開
五百號戰船前去太宗同眾將上了龍船咬金私對茂公道徐哥我看這
座木城甚是可怕你們保駕去罷我轉長安等秦哥病好一同前來何如
茂公道既如此你保駕前不可多講咬金答應即進船說陛下臣思秦哥
有病之人看望臣心難放欲轉長安侍奉秦哥病愈同到高麗助駕太宗
道正該如此程王兄請便咬金亂駕上岸去了太宗降旨開船行了三月
龍船猶是發動太宗道先生如今龍船發動倘有風浪便怎麼處不如回
轉山東罷茂公道陛下放心看前面可有歇船之處麼敬德假意望前

看道陛下前面有一城池可以歇船避避風浪太宗道是甚麼城池可是朕洗地麼茂公道陛下臣見地圖載說這裡是避風寨多用木頭築的磚爲城木爲寨是陛下該管的洗地陛下今到此處可停船上岸進寨去躲避風浪罷太宗道這也使得元帥令龍船趕到本城邊把純索攬住太完與眾公卿上岸進了寨門看見許多百姓跪伏迎接太宗道眾百姓此處可有清靜所在麼那些百姓就是元帥的軍馬假扮爲民受軍師分付大家應道萬歲爺這裡有避清風閣十分幽雅太宗道既如此就往清風閣去及到閣上四面紗窗推開宛如仙境山中歡樂果然賺了天子行過海去欲知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金沙灘仁貴大捷

思鄉嶺慶紅詔弟

當時那些兵馬在或船內被木成帝了行動諸大臣皆是軍師分付的曰

曰皆說風浪甚大不可回駕太宗无奈何只得安心在閣中住下我且慢表再說張上貴領十萬人馬爲開路先鋒去得快不上兩個月船已到獅子口黑風關了你道獅子口怎樣的却是兩邊高山爲界收合挑來一條水路只容一隻船出人進了口子有五里水路起岸就是高麗子獅子口上有座關名爲黑風關是高麗境界裡面有個大將姓戴名笠蓬其人善服水性有三千番兵多識水性一日小番來報道將軍不好了前日元帥却不要國二件保物又把使臣面刺番書前赴中原今有戰船數百扯起大唐旗幟將近口子了戴笠蓬聞言大笑道他是來送死了就走到海邊一望果有數百戰船遠處來了就取兩口苗葉刀說眾小番隨我下海去在水中擒他眾小番應言得令戴笠蓬就飛下海內眾小番用幾百小划子每一名划一隻一手拿漿一手執刀落下海去散在四邊只等玉將弄翻來船下水就要打點拿人那戰船上張士貴父子在後五個火頭軍在

前領五十個徒弟兵五號船薛祉居中知獅子口黑風閣必有守將就立在船頭觀看忽見水浪一湧有個人頭探起來又不見了四邊浪裡隱隱有許多小划子圍來仁貴料他是來敲翻船隻就把戟插在板上拿出弓箭等他探起頭來射他那翻將命該當絕不料探起頭來仁貴一箭射去正中咽喉翻身沉落海底四邊小番見主將被南朝戰船上穿白小將射死中掉急划子飛報到東海岸去了這裡張士貴大喜穿過口子仁貴同周青上岸搜尋一遍沒有一人盤查關中糧草共有三千立起大唐旗号留一員將官在此候接龍鴛遂進兵又行三日三夜將近東海岸了那東海岸守將彭鈇豹還有兩個兄弟彭鈇彪彭鈇虎守在后關金沙灘這彭鈇豹力大無窮一日見小番來關說平章不好了中原起了數百號戰船前來征剿船上有一將身披白袍利害无比把我主將射中咽喉穿過獅子口來了鈇豹聞言大驚遂差人到大成城報與狼主莊王知道就領

三千番兵出關到海灘岸上觀望異有數百戰船望岸而來鈇豹分付小番備箭他戰船近前你們齊發亂箭不容他到岸此言不表再講五個頭軍在船頭觀望看見岸上兵丁无救幫岸如城頭模樣高有三丈仁貴看了道兄弟你們各用遮箭牌防他亂箭射下不可退后待我當先上岸你們隨後接應眾人道是言未了只見岸上的箭紛紛射下仁貴左手執牌右手執戟在船上舞動亂箭射來多被戟打下了鈇豹看見穿白小將也用方天戟冒着亂箭沖近岸來就把畫戟望仁貴刺下仁貴也把畫戟噹唧一聲响戟對戟絞鈞住了仁貴乘勢一縱土边吊一吊飛身跳上岸來眾小番見小將利害各棄了箭飛報金沙灘去了鈇豹見他縱上岸來心內着忙被仁貴一戟刺來招架不住刺中前心死于地下周青四人各捨上岸殺得那番兵死的死逃的逃背棄關而走張環分付戰船泊住各佈雲梯上了東海岸查點糧草改換旗號仁貴上前道小人略立微功張

環道等朝廷駕到保奏你便了仁貴稱謝我且按下慢表再說太宗在清風閣上住了二月好不耐煩一日正與茂公閑論忽有軍士來報啟上方歲介本城已泊在高麗獅子口請陛下下龍船進口子太宗听了不明不白茂公忙俯伏道臣有訪君之罪望陛下恕臣太宗道先生平身汝有何罪朕心內不明細上奏來朕不罪你茂公道臣該万死因陛下怕來征東臣與元帥設下瞞天過海之計細說了一遍太宗心內明白大喜道這段大功皆先生與尉遲王兄之大功也何罪之有如今快上岸攻開茂公道先鋒張環已打破黑風關進獅子口去了這獅子口最狹只容一船出入陛下可下龍船好進獅子口太宗道進口子到東岸有多少路可有風艮麼茂公道此去東岸不上二三天水路就有風波也不大太宗道如此待朕下船遂同眾公卿下了龍船進口子不上二三天到了東海岸張環父子出關迎接太宗上岸歇駕總衙府張環奏道狗婿何宗憲箭射張立

蓬取黑風關戰刺彭鈇豹破東海岸求陛下降旨打後面關頭太宗大悅命元帥紀功德德領旨把功勞簿打了兩條紅槓子太宗遂命張環進兵攻金沙灘到了明日又命王君可看守戰船眾將保駕發炮三吉五十万大兵二齊進究再說張環父子領兵先行到了金沙灘放炮安營關內小番報人總府說大唐兵馬破了東海岸刺死大將軍如今在關外安營須要防備彭鈇彪彭鈇虎弟兄二人听了說道我哥上被他所害如今不去報讐等得何時遂領了番兵放炮開關冲過吊橋到唐營討殺張環命薛礼出馬迎敵仁貴得令出營喝道東遼畜子休要耀武揚威我來取你之命了彭鈇彪看見來將穿白便問道你可是前鋒營火頭軍麼仁貴道去也鈇彪道殺吾大兄寬如海深我不把你一鎗刺死也誓不為人就殺鈇彪望仁貴刺來仁貴把戟往鎗上噶唧一捲鈇彪在馬上乱征馬退了十数步鈇彪見二哥不是薛礼的对手也把狼牙棒打下來仁貴架在傍首三

人戰在關前以個不交營前周青見了把馬催上前提起兩鎗望着彭氏
亂打下去鉄虎把狼牙棒殺個不交鉄彪那裡擋得仁貴戰不上五六合
被薛礼一戟刺落馬下鉄虎見哥七刺死手中一鬆被周青一鎗打在頂
梁上腦漿裂出而亡后面姜李三人一齊搶進關門把小番殺得片甲不
存棄了金沙灘飛報思鄉嶺去了土貴父子入關改立旗號領十萬人馬
向思鄉嶺而來那思鄉嶺有四員大將一名李慶先一名薛督徒一名王
心鶴一名王心溪四人結義誓同生死多是武藝高強封爲鎮守總兵霸
住思鄉嶺那边張士貴兵馬到了關前放炮安營明日令五個火頭軍叩
關討戰仁貴來到關下大叫道關上小番快報你主將知道說今有大唐
火頭將軍在此討戰快快出關受死小番將這話報入總府四將聽見火
頭軍三字不覺大驚說久聞穿白小將武藝高強我們四人大家出關去
看他一看怎樣驍勇遂披掛上馬帶領小番炮声一响大開關門四將擁

出見薛仁貴生得面如滿月綉眉鳳目滿身穿白手執書戰候去天神王
心鶴叫哥七待我上去會他遂催馬上前喝道小將休要耀武揚威我來
會你仁貴亦喝道來將快通名來心鶴道俺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蓋磨
下總兵王心鶴便是你可知俺利害麼就把銳望仁貴面上刺來薛礼把
戟架開伏回一戟心鶴把鎗一挑險些跌下馬來叫吉阿呀果然利害兄
弟快些上來關前薛督徒王心溪听了說李大哥你在此裡諒陣我們上
去幫助王大哥遂催馬上前直奪仁貴殺來三個人殺得天昏地暗戰了
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這边李慶紅周青見了也把兵器殺入陣來六個人
戰作一團關前李慶先看見中原上來一將好像我同胞哥七他霸在風
火山爲盜我等四人出路爲商飄流至此十有餘年今看此將一些不差
不如待我去問他遂上前大声叫道使大力童子可是風火山爲盜的
李慶紅慶那慶紅听得有人叫他抬頭一看有些認得連忙帶過馬來說

言人從傳
三十一
你可是我兄弟慶先慶先道正是二人滾鞍下馬慶先叫王兄弟休要
動手這是我哥七好友慶紅叫薛大哥不必開戰這是我弟結義弟兄一
人開言各住兵器大家下馬來問端的李氏弟兄把細七情由說個明白
大家歡喜同說我們都是弟兄了各各見禮皆稱有罪不必見怪未知這
些人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說唐薛家府唐傳卷之二終

